# 上卷 山河祭

## 犊生少年，豪言轻狂

“什么天命所归，帝星照命，都是开疆拓土，意在天下，那帝位皇座，凭什么那人坐得，我主便坐不得！自古天下之争必少不得热血白骨，纵是杀戮牺牲，也只待还天下一片清明盛世，只有六国归一天下一统，这江山黎民才终能避战祸、得太平！我不管那人如何，我只道，我主有称帝之心，亦有称雄之能，旁人道天命难违，我却信人定胜天！我誓今生辅佐我主，平四海，定江山，成就万古霸业！”

## 绝代风华，惊鸿一瞥

那人身形修长挺拔，肤色较一般人要苍白一些，使得原本并不瘦弱的身材都显得有些消瘦，五官端方，却没有什么特别出彩之处，只一双狭长凤目格外幽黑深邃，顾盼间竟是凌厉得叫人心底发怵。这人虽然样貌并非惊艳，然而周身皆透着一股令人难以言明的妖冶惑人之质，配上那一双漆黑凤眸中毫无掩藏的桀骜睥睨之态，使得他整个人宛如暗河边的罂粟，浑身上下都似浸染着危险却迷惑人心的气息。

## 身陷暗局，心生痴惘

风允诺心中嗤笑，这两年自己的心境越来越比不得从前，没想到就连这天生的酒量竟也变差了，难不成还真是心绪作祟？

他苦笑着摇了摇头，愈发觉得脑里发蒙，头重脚轻。当下只欲得一处香软床榻，便可一头栽进去，倒头睡到天明。

一路左摇右摆踉踉跄跄，好容易摸进自己卧房，连灯都懒得掌，随手便掀去了外袍。

这酒后劲果真甚大，这会风允诺不光胃里烧得难受，就连身上也似燃起一蓬火来，而且那火势显有愈烧愈烈之象。

晕眩之余，风允诺也隐隐觉得有些生疑，此刻周身的不适似乎仅用醉酒来解释已嫌牵强，心里隐隐有些不安，预感今夜没那么轻易得过，但由于实在头晕得厉害，风允诺只感思维不畅，实在不欲多想，一颗心只寄于枕榻之上。

好容易摸到床沿，风允诺只觉得心神一松，下一刻便要往床上倒去，然而黑暗之中，他突然就触到一处柔软温暖的所在，这一惊非同小可，竟是将他的醉意生生吓退了几分。

紧接着耳边传来一声女子婉转朦胧的嘤咛，风允诺下意识的皱眉，头脑尚因醉酒而迟钝，身体却已经快速的退到桌旁，堪称利落的燃起了灯盏。

不甚明亮的烛光下，一幅玉体横陈的美人图便展现在风允诺眼前，只见那裸露在外的肌肤如同上好的羊脂暖玉，一抹酥胸在半敞半掩的羽裳之下若隐若现，那姣好玲珑的身段在昏暗的灯影下，就如同一壶上等的美酒，酒香醇郁，弥散在空气中惹人沉醉。

风允诺本就头昏脑热，浑身燥热难耐，当下更是气息急促、汗流淋漓，手脚都有些轻颤。

太和宫宫主毕竟不同于常人，若是普通男人，这个时候怕是早就神志迷乱，再克制不住体内欲望，当即便要扑上床去了。

风允诺不动声色的用手撑住一旁的椅背，衣袖下的手背因为用力而青筋凸显、指节泛白，他强压着身体的躁动，勉力维持着神志的清醒。其实，只稍微一番思索，风允诺就已经明白了所有关窍，他心中冷笑，只叹那幕后之人如此煞费苦心，其实当真全无必要，而自己被算计其中，是否能算得上是一场无妄之灾。

这时候，床上的美艳女子轻盈的撑起身子，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一侧轻衫随着动作滑落，又是一片香肩尽显，当真是如梦如画，美不胜收。只见她下得床来，盈盈拜下，燕语莺咛般开口道：“奴婢紫柠，奉皇后娘娘之命前来伺候大人，大人晚归，奴婢一时困倦失了礼数，还望大人恕罪。”

那声音娇柔轻婉，配上那盈盈楚楚、袅袅娜娜的身姿，任是铁石心肠也断断不忍怪罪。风允诺不欲与之多做废话，什么一时困倦，从皇后身边出来的人，哪里能连这等礼数也不知，分明有意卧于他的床榻之上，只等着他神志不清投身床褥后，稀里糊涂的行那云雨之事。

紫柠等了半晌也不见风允诺有所反应，本是十拿九稳，此时心下也微微有些忐忑，小心点抬眼看向身前的男人，却正正撞上一道冰冷的目光，那目光里没有热度，没有情绪，甚至没有审视，就只是那么淡漠的看着她，似乎就是在等着她抬起头来。

紫柠顿时一僵，只觉得背后徒然一阵寒意，脑中甚至出现一瞬的空白。她曾经过长期的特殊训练，心智和应变都超于常人，然而刚刚的一眼，只一瞬便叫她感受到心惊的恐惧，这个男人，远远超出了她的预计，她看不透他的想法，更无法预料他的下一步行动，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慌乱。

勉强镇定下来，快速的在心中盘算措辞，刚要开口，便听到风允诺冷淡的声音道：“皇后娘娘派你来是在前院伺候，跑到我的卧房里来也是奉命行事？”虽然气息有些不稳，但他的声音仍然毫无波澜，听不出半点情绪，“不必急着辩解，你的来意，你究竟是谁的人，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我不欲多费口舌，只一条，今夜之后，我不会留你在府中，你是聪明人，该知道怎么做。”

紫柠顿时慌了神，“大人，若是奴婢不能留下，那……啊……”

无意再听紫柠多话，不待她说完，风允诺便已经一把揽过不盈一握的纤细腰肢，将她整个人压在床上。

灼热的身体紧紧贴在身上，冰缎一样的长发垂落下来，铺撒在肩头胸口，紫柠怔怔的看着身上的男人，端方的面容竟显得出奇的魅惑，她一瞬间像是被迷惑了心神，连呼吸都不由自主的屏住了。

只见风允诺微微勾起唇角，露出一个邪肆的笑容，开口的声音却冷得刺骨：“既然她如此煞费心思，我就怎么好辜负了这一番苦心？不想她竟是知道我从不与自己为难的性子，既是送上门来的解药，自然没有不用的道理。”说着便似乎细细打量了一番身下美人玲珑有致的身体，微微伸出湿润舌尖舔了一下有些干涩的嘴唇，“如此美人，倒是没委屈了我。”

紫柠从来不知道，一个男人笑起来竟然能这般好看，那本是张并不出挑的脸，但只要是这个人做出的任何表情，甚至仅仅只是说话时牵动的面部变化，便会显出一种难以形容的风流魅惑，让人迷了眼，乱了心。

没有任何前戏，风允诺已经快速娴熟的脱去了紫柠本就不多的衣衫，而他自己也是衣襟半敞，露出一片肌肉紧实有力、线条流畅优美的胸膛，那修长精瘦的身体充满男性魄力，却光洁细腻得白瓷也似，蓬勃却并不喷张的肌理随着呼吸微微起伏，那每一寸隐在皮肤下的肌肉都透着张力。这般画面，已是教紫柠彻底失了心神，完全不知那处火热的坚挺之物何时已经抵在自己身下。

“我只问你，”风允诺毫不知怜香惜玉的用两指捏住紫柠下颚，将她的脸正对自己，“你可还是处子之身？”

饶是紫柠这般心智坚硬的人也不免在这一问之下红了一张俊脸，不敢与他对视，只轻轻点了点头，哪知刚点下头去，风允诺便已毫不犹豫地挺进了她的身体。

突如其来的裂痛让紫柠忍不住惊叫出声，风允诺微微蹙眉，却是也没说什么，只是身下动作无半点迟缓，全然的一味发泄，身体的欲望和心中的怒意一并迸发出来，瞬间便成燎原之势。

……

风允诺睁开眼时仍觉得头脑昏胀，太阳穴突突的疼，稍微一动便触到一具温软的馨香的身体，神志瞬间回炉，微微蹙眉，只觉得心下厌烦无比，虽然身上仍不痛快，却也不愿再在这床上呆下去，当即便掀了被子跨下床来。

也不笈鞋，光着脚走到橱柜前取了干爽衣服，径自穿戴起来，这时便听到身后的动静，知道是紫柠醒了，也不曾回头。

紫柠随手拾起地上的一件衣裳披在身上，走到风允诺身侧，“奴婢伺候大人更衣吧。”

“不必。”避过紫柠伸过来的手，风允诺不冷不热地吐出两个字，便不再多话。

就在此时，屋外传来了宫中内侍略显尖利的唱诵之声：“万岁驾到——”

风允诺动作一顿，身体有一瞬的僵硬，但随即又放松下来，只是眼中神色晦暗不明。

风允诺来到大堂的时候，就见到夏远正站在堂中，背对着自己，虽然看不到他的表情，但单是看着背影便已经能清晰地感受到他周身散发出来的森冷气息。

风允诺脚步微顿，终于还是走上前去，标准臣礼一拜到底，“微臣参见陛下。”

夏远身形微动，却到底没有转过身来，风允诺始终低着头，所以不曾见到他身侧紧紧攥着的拳头，用力到手都轻颤。

“风卿昨夜睡得可好？”低沉的声音仿佛浸在冰水中，寒意直沁到人心底，甚至隐带杀意。

风允诺眉头微蹙，他此时实在头疼得紧，开口声音也异常干涩：“臣昨夜饮酒失度，尚宿醉不适。”

“宿醉不适？”夏远冷哼一声，旋即转身，冷冷的看着身前毕恭毕敬的男人，眼神冰冷得似能掉出冰渣，“我看爱卿昨晚该是好不风流快活才是。”

风允诺的眉头不由又蹙紧了几分，怔愣了片刻，最终干巴巴地扯了扯唇角，道：“美酒佳人皆是皇恩，臣不敢有辞。”

“啪”一声脆响，风允诺猝不及防，身体一个踉跄，退了几步才稳住身形，没有摔在地上。下一秒面感觉到左颊上火烧火燎的疼痛，耳边嗡嗡作响，脑中竟有一瞬的空白，待回过神来，才品出口中腥甜，皱眉咽下，却还是有一丝沁出嘴角。

夏远回过神来的时候，只见到风允诺踉跄的身形，那嘴角的一丝猩红刺痛了他的眼，这时候才感觉到右手掌心火辣辣的疼，那一巴掌，竟是使足了力气，半分也没有留情，若非风允诺常年习武，放在普通人，挨上那么一巴掌，恐怕一时半会都爬不起来。

那一瞬，夏远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慌，下意识的伸手想要扶风允诺一把，然而身前的男人不知是无意还是有心，竟避开了他伸出去的手，当即拜下身去，声音平静的道：“臣知罪。”

刚被掩下的怒火几乎是顷刻间暴涨起来，那只停在半空的手狠狠的一甩衣袖，背到身后，紧紧的攥住了拳头，声音出口已是冷得令人心惊：“知罪？好！你倒是给朕说说，你到底罪在何处？”

## 冷面寒心，魂归血夜

机器一样的黑甲卫朝两边让开，动作整齐划一，就如同精密操控下的机器，寒风中只能听到铁甲摩挲碰撞的声音。

在院中众人惊惧的目光中，黑甲军让出的通道上走出一个修长的人影，他身穿黑色长衫，玉带束出紧窄的腰身，整个人显得挺拔而冷硬。

那人行动利落地大步走到廊下，这时候月光照射到他的脸上，众人才得以看清这人面容。那是一张端方清冷的脸，容貌并不十分出挑，却意外地让人感到心悸的出众，仿佛哪怕这人站在人群之中，也必定会被人第一个看到，尤是那一双漆黑深邃的眼睛，似能直透人心。

他冷冷的扫视了一遍众人，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看向任何一个人，但院中的每一个被那目光扫到人都只感到一阵心悸，觉得刚才被那目光直直地逼视过，浑身都僵直的一动也不敢动。再看那人面上毫无表情，却远比身侧那些冷硬的铁甲更加冰冷，仿佛在他眼中，满院惶惶而立的没有一个活物，至少，不久之后就不再将是活物。

只见那人利落的一抬右手，立于他右后方的一个随从便迅速恭敬的递上一个黑底金纹的锦缎卷轴，他接过卷轴，却看也不看一眼，只将它托举于肩侧，开口声音清越却冷冽：“晔华相卿风允诺，持帝君御诏，此来执行圣命。”

毫无起伏的语调却透出让人无法忽视的压迫之感，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院中的每一个角落。

诏书握于掌心，仍旧没有展开，似乎完全不需要阅看，便已经详知其上内容。只见风允诺身形挺拔，夜幕中犹如一尊冷酷的冰塑，猛烈的寒风扬卷起他的衣袖，而他纹丝不动，只听他仍用毫无起伏的念道：

“晔华帝君圣诏，北辰质子，公子苏煜，为质晔华，主君宽仁，以友邦之礼厚待，然公子誉不思恩义，勾结本朝乱臣，意图祸乱晔华内政，……，帝君震怒，特以此诏钦谕，赐质子府全府天诛之罚，是夜执刑，钦此。”

话音卷着寒风戛然而止，瞬间空气凝滞般寂静，半晌之后，院中不知是谁突然爆发出一阵豪哭，紧接着满院众人如同得了号令一般，尽皆放声大哭，一时间，谩骂之声、怒吼之声、痛哭之声鼓荡耳膜。

风允诺却是充耳不闻，一手将诏书递还给身后随从，冷眼看着一院惊惧惶恐的众人，只在原地停留了一刻，随即身形一动，大步迈向院中。黑甲卫立即随之而动，无数把雪亮的钢刀破鞘而出，一瞬间刀光照亮了夜色。

## 欲断前尘，两厢惘然

“陛下，”风允诺理顺衣衫，动作间不见丝毫慌乱，“您与臣之间是君主与臣属的关系，当恪守君臣本分，还望陛下自重。”一言一行均是循规蹈矩，礼数举止没有半分差错可挑。

夏远看着他一副毕恭毕敬、拒人于千里的姿态，只觉得心头火起，太阳穴上突突直跳，方才那阵旺盛的欲火也被灭了个干干净净。他强压下心中怒气，冷笑道：“你这是在教训朕？”顿了顿，仿佛想到了什么，他放缓了语气，又道：“你还在为我迎娶青渊公主的事生气？你明知道那是……”

“臣，不敢。”风允诺眼睫轻颤，却不等对方说完便出声打断，他低下头，语气恭顺，却无半点温度。

夏远顿住了，眼中有不敢置信，“不敢？我看你敢得很！”他一甩衣袖，显然被男人的态度愈发激起了怒火，他冷笑，有些发红的眼睛里流露出讥诮的寒光，“你现在不就是在威胁朕吗！你想让朕怎么做，啊？让朕废了皇后，灭了皇后身后的袁氏一族？让朕驱散后宫，将鸢妃遣送回国？还是说，”他眯了眯眼，双眸中闪现的冷光仿佛要刺伤对方的利刃，“你想让朕当着文武百官、全国百姓的面，公开你我的关系，你想被朕纳入后宫，让朕封你为妃？”

风允诺猛然抬头，不可置信的看向对面的男人，那双总是幽深沉静、看不出情绪波澜的眼睛里，此刻满是震惊和羞辱。夏远，你怎能说出这样的话，你竟然有这样的想法，我风允诺堂堂七尺男儿，自问顶天立地，一腔志向抱负，只为辅佐一代圣君、开创旷古盛世，若非真将一颗真心交付于你，又怎么可能甘心委身于你身下！今时今日，你竟将我比作那终日只盼得到君王恩露垂青、终生只能依靠君主垂怜过活的后宫女子，你怎么能……！

风允诺双眼赤红，垂在身侧的双手紧紧握拳，肤色偏白的手背上爆出青筋，胸口压抑着剧烈的起伏，浑身都在微微的颤抖。夏远见他这个样子，猛地回神，惊觉方才的一番言语实在太过，心中顿时生出一阵慌乱焦躁，还未想到要说些什么来缓和气氛，身体已经先于意识向前跨了一步，伸出手想要去抓男人胳膊。

风允诺却是迅速的侧身一避，仿佛出于身体本能反射般，让夏远伸出的手抓了个空。这一动，倒是叫风允诺先前血气上涌的大脑清醒过来，他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再开口时，声音淡漠冰冷得令人心惊：“陛下，臣绝无此意，您何苦如此轻辱于臣。”

夏远看着自己悬在半空、空空如也的手，嗓子里像是堵着真么般，吐出几个字都分外艰涩：“允……朕……朕不是那个意思，你……”

不等他说完，风允诺便是深深一揖，道：“臣，从未敢有此等非分之想。”他低垂着头，额前的碎发在脸上打下凌乱的暗影，看不清他的神情，只听他声音平稳、字字清晰的说道：“只是遥看过往，只觉前尘往事俱是荒唐，实令臣愧悔难当，每每忆及，除羞愧便再无他物。陛下与臣从一开始便不该行那等逾越君臣之轨的事，当初是臣糊涂，犯下大错，幸而如今已然悔悟，便当尽己所能将事情扭回原轨。”

“俱是荒唐，只觉羞愧？”夏远不敢置信的瞪视着眼前低眉垂首的男人，仿佛想要用视线撕裂对方的伪装，直视对方的灵魂，他恶狠狠地开口，咬牙切齿：“你再说一遍。”

“陛下应该看得清楚，你我之间曾经发生的那些均是错误，万幸还未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如今打住尚有转圜余地，臣依旧是陛下的臣属，对陛下对晔华忠心不二。但若继续放任、一错再错，日后必然有损国祚，后果不堪设想，臣实担不起如此罪责……”

“在你看来，原来你我之间的过往种种都仅仅只是过错？”风允诺后面的话夏远几乎一句也没听进去，他无法接受对方将二人的种种都视作恨不得一把抹去的污渍，他无法忍受对方如此风轻云淡的说出想要将二人的关系彻底断绝的话，他更无法想象对方只把自己视为君王主上、从此毕恭毕敬却再无半点爱意。

“若那不是错误，又为何会让陛下处处制肘；若那不是错误，又为何会让微臣每每辗转难眠、惊恐交加；若那不是错误，又为何会让陛下与微臣之间原本的信任依托几近荡然无存！”风允诺抬眼正正对望向夏远的眼睛，毫不避让，气势汹汹，仿佛压抑蛰伏于胸中太久的怨怒愤懑再也压制不住的喷涌而出。

面对这样的风允诺，夏远突然怔住了，竟久久无言以对，只觉得胸中有某种陌生的情绪在翻涌奔腾，搅得他浑身的血气都要沸腾。他从未见过这样的风允诺，哪怕他曾经张狂恣意，嬉笑怒骂间也从不曾将情绪如此直白的暴露眼前；哪怕他曾经因为自己不顾他的坚持反对、实行文字狱而公然御前顶撞痛斥，也从未流露出如此刻这般的神情。这种悲愤难言、欲哭无泪的神情，在那张曾经意气风发的脸上流露出来，竟是让他感到前所未有心惊和恐慌，仿佛心中的某块地方坍塌了，再也无法修补……

风允诺狠狠的闭了闭眼睛，紧抿的嘴唇使得下颚的线条显得坚硬冰冷，再睁眼时，那双漆黑深邃的眼眸又恢复了惯常的沉静冷凝，似乎方才的波澜只是幻觉。他顿了顿，平静的开口道：“臣方才失仪了，请陛下恕罪。”

“你……不必……”夏远深深的皱着眉，眼里尽是心痛，眼前的男人总是这般强硬倔强，可他就是前所未有的心疼，他觉得自己似乎有什么做错了，可是却隐隐觉得害怕，害怕承认这种错误，害怕接受这种错误，因为他不知道，那错误还能不能被纠正，自己还有没有挽回的机会。

“陛下，相信臣的意思您已经很清楚了，您与臣之前的关系……是不妥的，不可再继续下去，从今往后……”

“没什么从今往后！”夏远几乎想也没想就急忙打断了他的话，他突然心生恐惧，害怕听到加下去的话，“也没什么不可再继续下去，从前如何以后也会如何，什么都不会改变！”

“陛下什么都不想改变么，呵，”风允诺竟然忍不住轻笑一声，“可是很多东西已经改变了啊，这些改变臣无法阻止，陛下也无法阻止。说到底，有些东西打从一开始就不该发生，如今臣已经想得很清楚，也已经很清醒，臣唯愿恪守本分、尽忠尽责，毕臣之所有，辅佐陛下成就万世基业，除此之外，臣再无所求所图。”

“你……这是什么意思。”夏远的声音都有些发颤，他隐隐察觉到了，有什么正在脱离他的掌控，有什么他已经无法阻止。

“臣别无他意，只求从今往后与陛下两厢清白，君臣之间再无其他瓜葛。”风允诺直直对上夏远几近赤红的目光，一字一顿清晰平静的说道。

“你想跟朕从此君臣两厢清白？想将过往种种统统一笔勾销，将所有你我之间的纠缠全部一笔抹去？你就是这么想的？！”夏远几乎目眦欲裂，他愤怒狂躁得几乎想要大笑出声。

“不错，臣便是此意，望陛下成全。”

“成全？哈！”夏远真的笑了出来，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成全？你想让朕成全你？成全什么，你想让朕成全什么，成全你从此和朕除了君臣便两不相干？哈！”他在原地烦躁地来回踱了几步，突然猛地回身瞪向风允诺，双眼赤红，隐隐闪现血光，那目光仿佛要将眼前之人吞吃入腹，他嘴角还带着笑，却异常狰狞扭曲，冷硬酷寒的话语从喉中一字字迸出，带着残忍的意味：“想都别想。风允诺，你想同朕划清干系，从此两不相干？你想都别想，朕永远不会放开你，你一日属于朕，便永远都是朕的，永远都别想逃。”

风允诺深深的闭上眼，觉得身体被掏空了一般，那张苍白如纸的面容上只有深重的无力和无尽的疲倦。他从未感到如此无能为力过，哪怕曾经身陷重围、命悬一线之时，他也有那个自信可以力挽狂澜；哪怕已经身处绝境、看似无力回天，他也有那个魄力在最后一刻逆转局势、反败为胜。然而此刻，他只觉得无力，他是真的累了，对于现状，对于未来，他前所未有的困惑和迷茫。

眼前是他的君王，是他曾经愿意为之付出哪怕一切也无怨无悔的男人，然而这一刻，这个男人只让他觉得陌生，让他觉得无力面对。

他想，这大概就是心死了吧……

## 殿前惊艳，皇宠加身

那人相貌是少有的清雅俊美，面如冠玉，目若星辰，眉眼间却是显见的清冷和疏离，明白带着一股子读书人自持孤高的味道。倒真是一副好皮囊，夏远漫不经心的打量着青年的眉目，突然，他目光一凛，眸色暗了几分。青年的面容本是清冷疏离的，书卷气很浓，但是顾盼辗转之间却竟然显出几分不易察觉的冶艳之态，只是这份冶艳太过浅淡，且只在不经意的几个顾盼间才有所显露，转瞬便又消失。若非夏远对这种媚而不俗、艳而不妖的神韵熟悉到了骨子里，必然也会如众人般忽略掉这份与面容气质截然相反的韵致。

只是那一闪即逝的神韵显露得太浅淡，又消失得太快，就连夏远也只是感到那么一瞬间的心悸，却无法品出其中的具体滋味。等到回过神来，那仍旧仅仅只是一张清冷孤高的脸，俊美依旧，却不再能掀起心海波澜。夏远微微皱眉，觉得心口有些憋闷，不欲多想，便又将精神集中到殿中的殿试对答之中。

听了半晌，连夏远也暗自点头，这人果真是才华横溢，听闻更是文武双全。这般人物从来都会带着些恃才傲物的傲气，温若柳亦是如此，纵使并不明显，那清冷的眉眼间仍或多或少的显出几分清高来。夏远自是知道他骨子里的清高是哪里来的，嘴角不自觉便勾出一道浅浅的似玩味又似品味的笑容来。放眼整个晔华，怕是除了那人，再难找出才学能出其右之人。想到此处，夏远不自觉的敛了笑容，眉宇间也笼上一层阴云。

不欲再想那些烦心之事，夏远将身子向后懒懒的靠在皇座之上，眼睛却是一瞬不瞬的盯着玉阶下那末清俊的身影，半晌才道：“朕看了你会试的答卷，温先生的才学着实令朕印象深刻，尤其对时政的看法更是见地独到，让朕甚为欣赏。温先生不若现在就来谈谈，我晔华若想要长治久安，当下最紧要之事当是如何？”

温若柳当即深深一揖，行止风流，姿态娴雅，完全不若众人在帝王面前所表现出的诚惶诚恐，夏远长久身居高位，早是积威甚重，难有人在他面前不被其威压所慑，便是最亲近之人也难有例外，只有那人……如今眼前这人倒是特别，从上殿开始，就一直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似乎万事都存在胸壑之中，无事可以撼动其心神。

夏远原本有些阴郁的面容便不自觉的舒缓了些。就听一道清冽疏朗的声音从玉阶下传来，声音不大不小、不卑不亢，却叫整个大殿中的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语速不快不慢、不急不缓，却似乎带着一种能令人信服的力量。这让夏远莫名的生出一丝熟悉之感，是一种令他万分回味和怀念的感觉，却又隐隐夹杂的某种压抑，这让他不欲再去捕捉那份隐约的熟悉，只将其当作是自己对眼前说话之人的好感。

“谢陛下垂青赞誉，草民受宠若惊。不才对如今国之形势确有几分微薄见解，承蒙陛下不嫌，便略略分说一二。”温若柳眉目疏朗，面上带着浅淡的自信的笑容，侃侃而道：“当今天下，六国分据，东有我晔华，北有北辰，南有青渊，西有雍廷，东南尚辽，西北姜芜，其中实力以我晔华、北辰及青渊最为强盛，可谓天下六分、势成鼎立。青渊地处江南，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以常年民生富足，是为六国之中最为富庶者；北辰北地靠海，自古与外邦通商，是以民生开放，是为六国之中最为多元者；而我晔华自太祖于刀马之上立国起，便崇尚军权治国，是以全民尚武，是为六国之中军事最强者。另有雍廷、尚辽、姜芜，各有依附，各国之间关系繁杂、勾连甚广，而今天下看似更平浪静，实则已是暗潮汹涌……”

温若柳在殿上侃侃而谈，举手投足间自有一派读书人的清高和少年人的洒脱之态，尽显风流。殿中文武百官早已被眼前这年轻人所展现出的潇洒仪态和其对天下时局的敏锐视角所折服，都听得全神贯注，其中不少朝中老臣更隐隐觉得这人风采甚是眼熟，似乎曾经也有人如此畅言于金殿，言辞犀利，风华卓绝。

而此刻正端坐于龙椅之上的冷酷帝王，正一瞬不瞬的紧紧盯着殿中那道清俊身影，目中炙热的视线如同粘连在青年身上一般，滚烫炽烈，却又带着某种连他自己也未察觉到恍惚。这样的潇洒身姿，这样的敏捷才思，这样的犀利口才，还有，那股子隐隐的恃才傲物，那股子不易察觉的少年轻狂，那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张扬恣意……

多少年了，多少年不曾再见到这般场景了，夏远不愿去想，更不愿去追忆，那份在骨髓里慢慢发酵的隐痛，他从来都可以避免去触碰，只要不触碰，那便永远只是隐痛，虽然抹不去、剜不掉，时不常的跳出来刺痛他，但却不至致命。如今，他似乎找到了某种药物，某种可以缓解这种虽不致命却如蛆附骨的病痛的药物，虽然无法根治，但却能缓解症状。

夏远明确的知道，他喜欢殿前这个才学出众、相貌俊美的年轻人，那种心中悸动的感觉已经多少年都不曾感受到了。他不会放过这惊鸿一瞥的惊艳，更不会放过这种深深勾起自己内心深处某种隐秘悸动的感觉。他说不清这种悸动来自哪里，也不想去探究，或者说，他内心里排斥去探究，因为他本能的知道，那原因会刺痛他，会让他产生某种自己最厌恶最不愿承认的情绪。

他从来不去追悔任何东西，从来不屑去追悔，已经失去的便让它过去，因为总会有更好的拿来填补，他从不相信所谓的永恒和独一无二，他从来只往前看、从不回头。看着殿中侃侃而谈的青年，即使清冷的面目也遮不住那份飞扬的神采，夏远的眸光变得幽深，注意已经打定，他要他，他会成为自己的……

## 释权闲赋，醉诉愁肠

风允诺正捏着一本书，坐在窗前闲闲的翻看，手边一壶清茶，他时不常喝上一口，看起来倒也闲适。

只是这番闲适看在自小服侍他的夏儿眼里，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她说不清楚，却能感觉得到，她最是熟悉自己的公子，知道他该是什么样子，如今这般，看不出什么异常，却就是叫她心中不安，闷闷的堵得发慌。

已经三个多月了吧，公子几乎每天就这么闲闲的待在相卿府中，除了一些必要的份例事物交代几个下属官员处理，他几乎不怎么在办公衙门久留，除了每日按时按点参加早朝，他几乎不再在正宫中逗留，而皇上似乎也不再如以前那般经常下旨召见。

于是他就这么每日里在府中打理打理花草，写写字看看书，偶尔兴致来了练一两套剑法，或是让她端了琴到院中弹上两段。有时候她听着那些熟悉动听的琴音，心里会想，好像真的很久没有听公子弹过琴了，看来眼下真是得闲了。

这样的日子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夏儿细细的想过，好像是从上一次派往蜀州的钦差走了两日之后，公子才知道皇上瞒着他撤换了原先他定下的钦差人选改换他人之后。得知消息之后，公子没什么特别的反应，也没有到御书房询问原因，只是上了道折子称自己身体不适、难以正常办公，请求皇上批准几日的病假。然后休完了病假，公子就开始了如今这种闲散如同沐休的日子。

夏儿不是没有疑惑过，她也明里暗里的询问过，但风允诺每次都只是闲闲淡淡的几句话搪塞过去，叫她也无从下手。而似乎除了闲散的时候一下子多了起来以外，其他并没有什么看得见的变化，公子还是原来的公子，脾气随性，时不常的逗逗他们这些下人，好像完全挑不出什么不同。可夏儿就是觉得哪里不一样了，而且，真要说，早就不一样了，无论是过的日子，还是公子本身。

想起今早在浣衣巷里听到几个正宫宫人议论的内容，夏儿只觉得心火一拱一拱的往上窜，烦躁得她几乎想要把手里正用来擦桌子的抹布摔到地上。抬头又看了一眼还坐在窗前兰兰的翻书的公子，夏儿终于忍不住走过去。

意识到有人靠过来，风允诺抬起头，询问的看着夏儿。

“公子，”夏儿低着头，声音很小，透着委屈：“咱们回太和宫吧。”

“嗯？”风允诺愣了一下，随即理解的勾了勾嘴角，问道：“为何突然这么说？”

“难道公子你不想回去吗？”夏儿抬起头，眼中有些急切，“如今陛下根本就不信任公子，公子您的辅佐根本得不到重视，您如今也不怎么参与核心的朝政，留在这里也只是每日闲散在府中，既然如此，回去太和宫又有什么不同？”

风允诺似乎被她这么给问住了，有些愣怔的看着她，面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在夏儿没注意的地方，捏着书的手因为加大了力度而指节泛白。

半晌，他放下手中有些皱的书，看着夏儿随意般笑道：“你这丫头，没事勾我作甚？你以为我不想回去么，可如今这般怎么能回去。路已经走了一半，如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这么回去了，你叫你家公子我这张脸往哪里搁？”

夏儿闻言瘪了瘪嘴。

风允诺看着好笑，也真笑了：“好好，就算我这脸皮厚比城墙，那也耗不住宫里那些老古板的三寸金舌呀。也怪我当年年少轻狂了，当初离宫的时候信誓旦旦，说什么不干出一番大业便不回宫这样的蠢话，这下倒好，当真是进退两难了。咱们要是这时候回去，且不说这城墙厚的脸皮也要丢干净，就是长老院里的那些老家伙们也断不会放过我。太和宫历代宫主辅佐晔华帝君，到了我这一代，又怎会有例外？而且……”风允诺微垂了眼，看着手中摩挲的茶杯，声音突然有些喑哑：“还不是时候……”

“什么……时候？”夏儿显然没有听懂。

风允诺也不似在对她说，倒更像是在自言自语：“六国争战终会到来，待大战起时，我必留于晔华，只是……”捏着茶杯的手不易察觉的微微颤了一下，“究竟是对是错……”似乎这才想起身边还站着夏儿，他抬头复又一笑道：“回太和宫之事，怕是不知何时才能成行。”

“奴婢也只是说说……”夏儿低着头，感觉很不是滋味，她如何不懂公子的难处，也知道他们根本不可能说回去就回去，只是她这心里……

“好了，我说完了，下面到你说了。”风允诺风轻云淡的说了一句，拿起茶杯将里面的余茶一饮而尽。

“啊？”夏儿一愣抬头，完全没反应过来风允诺什么意思。

“啊什么啊？说吧，你今天去了一趟浣衣巷回来就不对劲，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没、没什么事。”夏儿听得一惊，口齿都不伶俐了，她根本没想把自己听到的糟心事告诉给公子知道，那些个闲言闲语听来只会让人心堵，她又怎会说出来让公子难受。只不过，她自以为公子一整天都在看书，并没有注意到自己，而且她也没有表现得多异常，没想到公子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现了。她一时间真有些不知该怎么才好。

风允诺挑了挑眉，显然不信她的说辞，尽早这丫头一回来就不对劲，似乎憋着口气撒不出来，也不晓得又是在外面受了谁的气，回来也不好意思同他讲，就自己个儿憋着。其实他也有些疑惑，虽说自己如今不如从前那般位高权重，这两三个月来又明显不涉核心朝政，在宫中的威信自是远远比不得从前了，但是再怎么说自己现今仍是本朝相卿，表面上权位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纵使实际上权柄早已被架空，但那些夏儿能接触到的普通宫人不可能知道这些，就算退一万步说整个宫里都知道他现下地位大不如先，就凭他当下还挂在身上的“相卿”一职，就也不是随便个什么人都能、都敢得罪的。如此，又有什么人能给夏儿气受？

“你是当我这段时间闲在府里久了，连眼神都闲出毛病来了？”风允诺故意冷冷的说道，也不等夏儿辩白，就紧接着说道：“说吧，今早在外头可是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了？别看你家主子我如今闲人一个，要护你这么个小丫头还是绰绰有余的。”

“其实也没……”夏儿还想要挣扎，就听风允诺凉凉的威胁道：“怎么，现如今是瞧着我大不如前了，连你这小妮子也敢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叫我好言好语的让你说你不说，难不成是要我来硬的？原念着你是从小跟着我的，应是没什么事会瞒着我，现在倒好，有什么事也学会对我藏着掖着了，叫我今后还怎么信得过你……”

“公子！”夏儿吓得急忙出声，甚至没顾上打断了风允诺的话，她向来有主见有心思，但唯独对上自家公子便什么机灵劲儿都没了，只是被这么简单粗暴的吓唬一下，就什么都和盘托出了：“奴婢没想瞒着公子什么事，不过是今早在浣衣巷听到两个嚼舌根子的下贱妮子在背地里议论，听着她们胡言乱矣的说些有的没的，奴婢自己个儿心里头不痛快，但总不没有叫公子你也听了生气的道理。公子，那些个闲言碎语的，听了还嫌污了耳朵，奴婢就不说与你听了吧。”说着，夏儿可怜巴巴的看着风允诺，指望着能逃过一劫。

但是风允诺却没打算就这么放过她，倒不是说他当真有多想知道那些人背后都在怎么议论自己，那些闲言碎语的，不论真假，他都着实不感兴趣，无关紧要的人眼里怎么看待自己，他从来丝毫也不在意。只不过这段日子来过得却是有些太过清闲了，难得有个称不上乐子的乐子，他全当是个消遣。

他悠悠地往茶杯里又倒了半杯茶，漫不经心的道：“什么闲言碎语的，说来听听，倒也叫我知道知道自己在外人眼中是个什么样子。”

“就……不能不说吗？”夏儿实在不想说，“其实，那也不是说公子您的，也不对，不是主要说公子您的，就是……”

“嗯？”这下风允诺是真有些好奇了，这不是主要说自己的，却又叫夏儿这丫头这般不忿，究竟是什么样的谈资？他不在乎旁人在背后怎么贬低他，就是那些话说得再难听，他也不过当是耳旁风，碍不着自己什么事，所以完全不担心听到什么不好听的影响心情。倒是这主要说的旁人，却又跟自己有关，这就有趣了。和自己有关的在这宫里能有谁，他绝不相信有人敢在外头随便乱嚼皇帝的舌根，以夏远的性子，除非那些人不想要命了。那么，除了皇帝，还能有谁跟自己有关呢？

“她们说，听闻那新科状元才高八斗、满腹经纶，是百年难得一遇的文武全才，说什么哪怕是同当今的相卿大人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说着，夏儿不懈的瘪了瘪嘴，那一脸嫌弃的样子看得风允诺都乐出了声。

“我说夏儿，你这是一副什么样子，嘴噘得都快能挂酱油瓶儿了。”他满不在乎的嘿嘿一笑：“话说回来，她们的话还真未必言过其实，那金科状元郎的名声我也早便有所耳闻，其人的才名早在秋试之前便已传至京城，当时我有意要从秋试下手，挑选几个中意的助力，所以一早就注意到了这个人，本还打算秋试过后若证明此人确实有才，便寻个机会会上一会，只是，”说着，风允诺自嘲一笑，“不曾想最后陛下不声不响的把秋试的主事权转给了吏部严尚书，倒叫我之前辛苦绸缪的许多功夫付诸东流，最后这事我也没了心情，便只能不了了之了。只是这人果然名不虚传，高中状元，还得到陛下钦点，看来确是个有才的，不过如今没了名目，我倒是不好再去私下拜会了。”

他说得自然，确是真心实意欣赏有才之人，倒是完全没将之前被人拿来轻易作比放在眼里，他虽然自负风流，也确是恃才傲物，但从来不是那嫉贤妒能之辈，当真遇到才华出众、志趣相投之人，他也一向热衷于结交。只是他这么想，夏儿却是咽不下那口气，每每想到那两个宫女窃窃私语时幸灾乐祸的嘴脸，她就恨不能狠狠给两人长点教训。

“公子你总是这么说，可奴婢至今都未见过比你更有才华的人，在奴婢眼里，这全天下就没有谁能跟公子你相比。”

风允诺屈指在夏儿的额头上轻轻敲了一下，笑道：“才学哪有高低优劣一说，便是那每年秋试要评出个子丑寅卯来，也未必就说明榜眼一定不如状元、探花必然不敌榜眼，不过一份试题、一篇文章，龙章凤藻多见，独到见解却是难求。这天下从来不缺才华横溢之人，也说不得谁就更胜一筹，别人拿我去与那状元相比，便是真觉得人家优胜于我，也无甚好奇怪的，我本也不过一家之言，难不成这全天下还找不出个说话比我漂亮的？”

夏儿还不服气，又道：“那还不算完呢，她们还说，论才学，那状元郎已是不输相卿大人，若是论起相貌来，那状元郎怕是还要甩相卿大人一条街去。真是，真是……”她气鼓鼓的都说不下去了。

说到相貌，风允诺更觉好笑，他憋着笑又喝了口茶，这才慢吞吞的开口道：“这你也要去和她们置气，傻是不傻？你家公子我是个什么皮相，轮得着旁人说三道四的份儿？我虽没有那金玉皮面，却也从来不屑去和别人比较这些个表面东西，堂堂七尺男儿，不去计较文治武功，成天里攀比这些面皮文章，羞是不羞。你可莫要再那你家公子去与人做这些无谓比较，省得笑掉人的大牙。”

“话可不能这么说，公子你分明就仪表堂堂……”

“行啦行啦，我是个什么长相难道我自己个儿还能不清楚么？确是无甚特殊之处。倒是听闻那状元郎生得一副好样貌，现在听你说来，这话也是不假。有才有貌，难怪倍受追捧啊。”

“那是！”看着这人眼中含笑，竟是一点没有生气的样子，亏自己还为他鸣不平，夏儿一下便炸了毛，一口气就将听到的那些混账话不经大脑的说了出来：“所以她们才说啊，才华不输相卿大人，相貌又比之俊美风流，难怪陛下殿试之时一见惊艳，从此再难忘怀，如今万千恩宠集于状元郎一身，而相卿大人早就君恩寥落、不复当年了！”

风允诺正端着茶杯送到嘴边，闻言手上一顿，但只是一瞬，随即又动作自然的就这茶杯将一杯茶一饮到底。

“呵，是如何的天韵仙姿、少年才俊，竟是叫陛下也一眼惊艳、难以忘怀。”风允诺轻轻的勾起唇角，修长有力的手指慢慢的转动着茶杯，显得十分漫不经心，“只可惜殿试那日我正好病假在府，并未参加朝会，无缘得见这位金科状元郎的竟是风采，当真是可惜了。若是我当日在场，说不得还要亲口讨教一二……不好不好，这般作为，怕是又要叫人说成是自视甚高、目中无人了，说不得还会被说成是容不得饱学之士、忌才畏贤。倒是没去的好啊。只不过还是觉得可惜，毕竟是难得一见的贤才，就是我这就不理外事的闲人，也早就听说了他的才名，如今得知陛下也对他颇为赞赏，显见并非浪得虚名之辈。”

“公子……”夏儿突然觉得喉中酸涩，这才回过神来发现自己矢言，后悔不迭，听着公子自顾自絮絮叨叨的说着，知道他说的都是真心话，也知道他是真心欣赏那尚未得见的状元郎，可不知为何，她就是难过，也不知是自己的问题，还是被公子话中的情绪染得难过。

“听说状元郎再过不久就要回京了吧，”完全忽略了夏儿的反应，风允诺突然显得有些兴奋，“如此甚好，这样一来早朝的时候便能见到面了，到时候……”

他后来说些什么夏儿已经完全听不进去了，她只觉得胸口像是堵着什么一般难受得叫她不知如何是好，她不想再听公子这般说下去了，总觉得再任由公子说下去，自己会忍不住哭出来。那两人议论的内容里有几句话她方才并没有转述，因为她觉得那人当不起，因为她觉得那是对自家公子的侮辱。可这一刻，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就想说了，总觉得那是一种讽刺，不只是在讽刺谁，但就是让她有种快感，一种被仿佛刺痛了却仍觉得痛快的扭曲的快感。

于是，她真的不受控制的脱口而出：“那两个下贱妮子还说，听说当时在场的不少朝臣都说，那新科状元气度神韵让他们有种熟悉之感，似乎……”夏儿咬了咬牙，说道：“似乎有那么几分肖似当年的初入朝堂时的相卿大人。”

原本低着头自顾自把玩茶杯的男人突然抬起头看向夏儿，说不上震惊，但绝对意想不到，那双幽深眼眸中的神情很奇怪，夏儿看不明白，只是先前这人脸上那种看似自然的漫不经心的懒散表情竟在一瞬之间退了个干干净净。

夏儿突然觉得有些慌神，有些后悔方才说出的话，那种仿佛在讽刺什么的扭曲的快感猛然间又袭上心头。正想开口说些什么，就见到自家公子收回了视线，他慢慢的敛目垂眼，表情十分平静，长而浓密的睫毛在眼下投上一抹淡淡的阴影。

室内突然便陷入了一种让人气息凝滞的沉默。

许久，夏儿突然见到风允诺苍白的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渐渐的那笑意愈深，有低沉而略显沙哑的笑声从他喉中溢出，他仍旧微微低着头，视线也不知道投在何处，边低笑着边轻轻的摇头。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当真好笑的事，竟是笑得越发大声了些，他就这么一边笑着一边摇着头，却一句话也没有。

夏儿怔怔的看着他，一时间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头脑中一片空白，只有一个感觉前所未有的强烈，就是那种感觉，那种讽刺的，那种刺痛的，却又扭曲着快意的感觉。只是，那究竟刺痛的是谁，快意的是谁，讽刺的，又是谁……

风允诺笑了许久，最后停下来的时候，眼角似乎都沁出些泪花，他抬手随意的一抹，沉着嗓子又笑了两声，这才轻咳一声，仿佛为自己方才的失态略感尴尬。他抬眼看向一直僵直的站在一边的夏儿，微笑道：“夏尔，陪我喝酒吧。”

风允诺已经有些醉意，略显苍白的脸上浮起淡淡的红晕，一双点漆深眸也泛起点点波光，他似漫不经心的转动着手中的杯盏，莹润的白玉小杯在修长的指间划出斑驳的光晕。

他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像是突然就忆起了久远的光影，“夏儿，我像你这般年纪的时候，就想，我会穷尽自己毕生所能，辅佐一代圣君，成就这大陆上从未有过的辉煌盛世。圣殿为我选择了君主，他便是我唯一的选择和毕生的信仰，我从未怀疑过他将实现我为之穷尽一生的抱负，为此，我不顾命盘星启，不惜逆天而行，即使过程曲折，我也坚信终能得偿所愿。可是，为什么呢，现实和设想的不一样了，我觉得它们面目全非。不知道何时开始的，我越来越多的想，我是不是错了，所有我所做的，最终又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我算不出来，一点也算不出来了，我甚至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我所能看到的所能想到的，我的进言，都不再被信任，不再被采纳……夏儿，如果，如果我真的错了，如果这一切真的都错了，我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呐……可是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无法再回头了……回头就意味着否定我唯一的信仰，我如何能背叛自己的君王，如何能背弃毕生的信仰......可是，夏儿，我，我这心呐……”

# 下卷 江山续

## 馄饨飘香，一眼千年

“嗯……难受……”苏煜眯着眼睛，嘴里含含糊糊的哼哼，抬手便攥住叶长风放在自己额头上的手，觉得贴着额头的掌心温温凉凉的甚是舒服，于是便将那手掌压在额上蹭了蹭，不让走了。

“陛下何苦喝那么些酒。”叶长风无奈的摇了摇头，任他压着自己的手，不得已微微前倾的身体没有支撑，姿势有些累人，但他也没再试图拿开手。

“小叔叔又忘记了，说好私底下不许叫我陛下的。”微微睁开眼，因为酒醉醺然而显得氤氲湿润的一双黑眸，在不甚明亮的烛光下显得有些不真实，如同蒙上了一层水汽，迷离而暧昧。

叶长风突然怔了一下，心头划过一丝异样的悸动，这让那颗沉寂多年的心脏有些守不住负荷般快跳了几下，也让他的呼吸有了那么一瞬的失律。他不自觉的皱了皱眉，迅速平复心境，然后掩盖似的抽回了手，道：“酒醉时要难受的，待会喝碗莲子汤清一清吧。”

“不喝了，嘴里没味道，不想吃那些。”见小叔叔抽回了手，不满的瘪了瘪嘴，懒懒的回道。

叶长风先是一顿，然后便了然的有些失笑，这小子，又用这招。

殿外雪花分飞，虽然不算太大，但路面因为之前的大雪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加上寒风是不是的刮上一阵，让人怎么也不会想要外出。

秦九坐在外殿烤着火，殿里本就有地龙，这会子暖洋洋的竟也有些犯起困来，耳边听着外头时不常想起的风声，想着屋外天寒地冻、自己这处却是温暖舒适，不由得心里也有些自得。

陛下向来喜欢同叶相独处，秦九作为跟在身边的老人，对此一直很有自觉，所以这会自然是在外殿守着。这陛下对叶相对情谊，他多少也能觉察出一些，其实并不十分明显，而且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却也说不分明。陛下自小便跟着叶相，依赖他如父兄，敬重他如师长，而如今，当陛下的羽翼日渐丰满，能力日益强大，他对那人的心似乎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秦九笑笑，正要用火钳拨一拨火盆里的炭，就听到内殿的门被人推开。连忙起身，就见叶长风从屋里走了出来。

“秦公公还在守夜，辛苦了。”叶长风对着秦九温和的笑笑。

“大人言重了，伺候陛下是奴才的本分，怎敢言辛苦。”秦九也回以一笑，又道：“陛下可是睡下了？”

“嗯，好不容易睡着了。”说着，叶长风拿起厚厚的裘衣，裹在身上并带上了兜帽。

“大人您这是要外出么？”秦九见叶长风这般举动，便开口问道。

“嗯，我要出宫办点事。”叶长风手上不停，穿上厚实的棉靴，道：“若是陛下醒来问起，便说我马上就回。”

“大人，这外头天寒地冻的，路上积雪地滑，又还没有破晓，着实不方便出行啊。”秦九是真心担心叶长风，便恳切的劝道：“若是可以代劳的事，不如让奴才差人去办？”

“不是什么打紧的事。”叶长风承了他这份心，却道：“不过小地方，怕你们找不着。没事儿，这不也快要天亮了么，风雪也不大，我去去就回。”

位于北城区平民聚居地，小巷里有一家露天的食棚，虽然不起眼，但在这片平民聚居地里却很是有名，只因它价格公道、卫生又量足，更重要的是，味道那是一等一的好。京城里的富人自然是瞧不上这等路边小摊，但在北城区却是抢手得很，每天一大早就能排起长队，还每每供不应求。而这家的老板也是个妙人，为人豪爽热情，也从不为小利斤斤计较，更别说他天天准时出摊，几乎雷打不动，若非天气真的差到离谱，即使下雨下雪，人们也总能在固定的地方找到这家小摊。也因此，这小摊从来生意红火。

叶长风知道这家小摊还属意外，只因那年灯节陪着苏煜逛夜市，时辰晚了腹中饥饿，却又过了许多饭馆酒楼打烊的时间，就连路上的小吃摊也收得差不多了。七拐八拐的在一个小巷子里发现了这家小摊，随意要了两碗馄饨，不想味道竟是意外的好。苏煜更是从那之后对那馄饨念念不忘，每每嘴馋了也不乐意明白承认，总是那么一句“我嘴里没味道”，几次之后叶长风也琢磨过来，只要听他这么一嘀咕，就会去给他买上一碗。

这会天已经放亮，但因为时辰尚早，叶长风到的时候，那老板才刚刚架上锅、燃气炉子。见到是熟悉的面孔，便笑着打招呼：“好久不见公子过来啦，可是又想我家的馄饨了？”

“是啊，可不就是馋得紧了么。”叶长风很喜欢老板的爽朗，也笑着应道，“麻烦老板给我装二两鲜肉馄饨。”

“好嘞，这就给您煮上，老规矩，多方虾米！”老板热腾腾的吆喝着，就往刚烧开的沸水的下馄饨，用长长的筷子搅拌着，“不过公子您今儿来的可是够早的啊，我这才刚开摊呢。”

“可不得早点来么，要是在晚上一会，怕是就得排上长队了。”叶长风看着锅里翻滚的馄饨，笑道：“家里人还等着吃。”

“哈哈，公子说的家里人是公子的媳妇儿吧，公子的媳妇儿好福气啊，有公子你这么会心疼人的相公，这大雪天的赶个大早来买馄饨。”

叶长风听得一愣，随即轻笑着摇了摇头，却也懒得分辩。

“爷？”

身边人的声音唤回了男人的注意力，他瞥了眼跟在一旁的近侍，没有说话，一双如鹰隼般犀利深邃的眼眸里闪动着幽光。

那感觉莫名的熟悉，熟悉到让人心悸。就在方才走过那家路边小摊的时候，听到一个食客正在和老板说话，那声音很陌生，也并不吸引人，甚至似乎因为嗓子有伤而显得喑哑。但是，就在无意中听到的那一瞬，整个神智都仿佛被吸引过去一般，再也不不开来。虽然是从未听过的声音，但那语气，那说话的习惯，无一不透露着某种深入骨髓的熟悉。那种心悸甚至令人感到恐惧。

已经往前走出不少，猛地回头看向食摊，却只见到老板在招呼两名妇人。心里突然便涌起某种焦躁和惶恐，似乎错过了什么似的，他不由自主的往回追出几步，急迫又茫然的追望。

这个时候，小摊前已经来了不少人，小巷子本就不算宽敞，人稍微多一点就显得有些挤，人头攒动间，突然一抹颀长的身影撞入视线，男人几乎瞬间下意识的屏住了呼吸。那身影似乎走得有些急，看姿势正小心的护着怀里的东西，但即使这样，他的身姿和行走间的步态，都无不自然显露出一种独特的风雅，说不出的潇洒俊逸，自成一股风流之态。

## 醉忆往昔，悲显豪情

“谁没有年少轻狂的时候，”苏煜笑道，少年人的声音里自有一番豪迈之意，“若是不趁着年轻大干一场，岂不真正辜负了大好韶华，不是总道，人不轻狂枉少年嘛。”

“年少轻狂……”叶长风有些怔怔地重复了一遍，不知是否因为酒气上头的缘故，一双黑眸显得有些渺远茫然，“呵呵，年少轻狂，呵呵呵……”不知怎的，他突然自顾自的低笑起来，随后便边笑边轻轻摇头。

叶长风越笑越是大声，大有克制不住的势头，仿佛真是想起了什么很有趣的事，只是苏遇看着，那笑似嘲似讽，似悲似切，却独独不能从中辨出喜悦来，苏遇到眉头便不由自主的皱起来。

“少年人是难免要轻狂些呵，”就听叶长风缓缓的笑道，“那人便是曾经少年时太过轻狂，仗着自己身上有那么两三分才学、三四两智计，便不知天高地厚，狂妄到竟是要去与天比高，却哪里知道，他自己的命也不过是那能称得出斤两的玩意，纵是抽筋削骨，拿血肉作祭，到头来也不过是他人的踏脚石……”似乎是说到了兴头上，叶长风也不用杯盏，直接拿起酒壶来便往口中灌了一大口，苏煜想拦却是被他一把挥开。

叶长风略低着头，嘴角却带着分明的笑意，胸口有些急促的起伏，也不知是笑的还是被酒呛的，就听他似乎讲着笑话似的做着最后的点评：“所以说啊，他最后落得那般下场，归根究底不过是，咎由自取，与人无尤。”最后那八个字他说得很慢，字字清晰，仿佛每一个字都渗出血泪，直教苏煜听来心惊。

苏煜只觉得心口像是堵着什么似的，酸胀难耐，刚要开口说点什么，便见那醉了的男人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又是一大口酒灌入腹中，那双因为烈酒刺激而而泛出潋滟水光的深眸，似乎闪动着他从未见过的光芒。

虽然没见过，但不知为何就是让苏煜想到了很多年前自己第一次见到的晔华相卿风允诺，那种风流不羁、才华尽露的风采，苏煜再没从第二个人身上见到过，他虽然恨毒了风允诺，但却从来也不能否认那个人的风光霁月、智计无双。虽然叶长风也是才华横溢、八面玲珑，然而比起那人来，却终究是缺了点什么，似乎是某种神采，也可能是某种气韵，苏煜说不上来，心中想不明白，便也只能归咎于那风允诺习武而叶长风只通文墨上。

其实不管怎样都好，那风允诺便是再怎么出类拔萃，也是敌国的属臣，更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哪里能比得上叶长风的半分好处，只有叶长风，只有眼前的这个男人，才是他心之所系，是他誓要一生善待的人。这样想着，苏煜投向叶长风的目光不由自主便变得温柔深邃。

那一头叶长风却是毫无所觉，一副醉醺醺的落拓样子，却也不知为何竟是透出那么一股说不上来的风流味道，就连伺候在一旁的宫女都不由红着脸低下头去，心下通通直跳。

## 玉山将倾，始知真相

“啪”的一声，陈霁几乎是没留力道的一掌拍在桌上，他自小少年老成，像这样因一时激动而忘了身份礼节的情况几乎没怎么发生过，然而此刻他也顾不得那许多了，只直直的看向苏煜，几乎是有些激愤地脱口道：“殿下，你怎能如此糊涂啊！”

苏煜微皱了皱眉头，阴沉的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只淡淡的道：“陈兄这是什么意思？”

“殿下，”陈霁长长的吐出一口气，显然是在平复心绪，“你可知道当年将你从质子府救出来的是何人？”

苏煜闻言心头一跳，面上却是看不出半点变化，“当年营救本王出质子府的不正是陈兄你和霁云山庄的诸位英雄么。”

“呵，”陈霁面上露出一丝苦笑，轻轻摇头道：“当年我霁云山庄只是在外围接应，真正统筹策划了整个行动的，其实另有其人。”终于在那张冰霜般的脸上看到一丝裂痕，陈霁也不待苏煜开口便径自说下去：“殿下，你当年年纪尚小，未能察觉其中关窍并不奇怪，可现如今，以你的才智思虑，难道还看不出这件事背后真正的主导么？”

苏煜的身体几不可察的晃了一晃，脸色已是煞白，陈霁也不看他，只敛了眉眼淡道：“那晔华相卿风允诺是什么人，又是什么样的手段心性，若是他当真要依圣谕行事，诛杀质子府上下所有活物，那便是一只苍蝇怕是也休想逃出升天，更何况当晚是他亲至质子府行刑。如若没有里应外合，不要说当年的霁云山庄，便是如今的霁云山庄，想要从那人手中救出半个人那都绝无可能。殿下，难道你还想不明白么！”

苏煜此时已经面无人色，一双原本冰冷如霜雪的眼睛此刻只剩空茫，他就那么怔愣的看着陈霁，不动也不说话，只是细看便会发现他全身都在不明显的发抖，胸口因拼命压抑而呈现出节奏不正常的起伏。

“以当时那人的身份手段，想要从那场屠杀下救走个别人其实也并非难事，可他要救的偏偏是那道御令中真正要杀的对象，而殿下你有知不知道，其实早在那之前晔华皇夏远就已经和那人产生了嫌隙，为了救下质子，他要担多大的风险，要受多大的煎熬，殿下你难道会想不到？”陈霁无声的叹了口气，“你，怎能如此待他……”

“为什么……”仿佛失了魂的人突然怔怔地开了口，只是那声音空洞得让人害怕，“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些……”

“当年叶兄还是晔华相卿，身份隐秘，殿下你又年纪太小，这些事情本就不宜向你透露太多，至于之后，”陈霁摇了摇头，显出几分无奈，“那人是怎样死心眼的性子，说什么也不让我向你透露分毫，他一直就是那样，表面看着还好，其实心里头压了太多的事，偏偏又从来都不让旁人过问、分担，看他那个样子，我除了依他还能怎样……”

陈霁话音未落，便感到跟前一阵风过，他不必抬头去看也知道，苏煜已是冲了出去。

何苦……他又叹了口气，只觉得今日所叹的气似乎比以往一年来的都多。

“那晚，你跟我说了你所有的过往，那些我想听的和不想听的，那些我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可是，你为什么偏偏略去了那一段，偏偏就是不让我知道当年其实是你冒死保下了我的性命。你就那么不在乎我误会你么？就那么不在乎么……呵呵……”苏煜突然兀自低笑起来，却是说不出的落寞，“我又怎么能责怪你呢，陈先生说的没做，这其实都是我的过错，我为什么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为什么从来都不曾试图细想过……”他紧紧地握着手中冰凉而没有知觉的手，轻轻颤抖。

“……我不敢啊，我不敢去想啊，小叔叔……”苏煜将叶长风的手抵在自己的额头，声音有些哽咽，“不管我怎么抗拒，总是有越来越多的线索和迹象在逼着我看清，看清你其实就是风允诺的事实，我怎么能接受，怎么受得了啊……我排斥所有一切可能指向那个事实的东西，甚至也不允许自己去想。当年的事，一直是我心底最不愿触及的暗伤，我一直坚信风云诺是我此生最大的仇人，我誓与他不共戴天。而你，你为我做了那么多牺牲了那么多，你是我此生最珍视的人啊，我跟自己发过誓的，要守你一世护你一世，我又怎能，怎能让你跟那件事扯上半点关系……可我怎么想得到……”温热的水渍湿润了叶长风惨白冰凉的手背，然而却没人感觉得到，只有那模糊的断断续续的低语一直没有停歇。

“……对不起，小叔叔，对不起……”

## 双帝相遇，轻言挑衅

“聂陛下身边的那位随行倒是颇为让人在意啊。”苏煜似笑非笑的说道，看着夏远瞬间变了脸色，他眼中满是玩味，似乎很满意地继续说道：“看那人行止间的气度，恐怕不仅仅是个普通的随侍吧……让本皇猜猜，放眼晔华，能够随行聂陛下身侧，又有如此风采之人，恐怕……”他意味深长的看向夏远愈发阴沉的眼睛，语气中甚至带上了些笑意：“非上卿温若柳不作他想。”

夏远仍是闭口不言，只是那双幽深的眼眸里涌动着越来越浓烈的阴云，几乎掩饰不住。

“不愧是温上卿啊，果真如同传闻中那般受尽聂陛下宠信，就连聂陛下此行前来我北辰，也要让他随行在侧，当真是寸步也离不得他呀，哈哈。”苏煜笑道，笑意却未达眼底，他注视着夏远脸上的每一丝表情变化，似乎在品味他越来越掩不住的情绪。

不过夏远这时候似乎冷静了下来，就连眼中原本汹涌翻腾的怒意都被敛了回去，一片冰冷的脸上看不出情绪，却似乎也没有回应苏煜的打算，仿佛只是在等着听对方随后还能说出些什么一般。

苏煜挑了挑眉，似乎觉得夏远的反应有些无趣，不过只一瞬，他便重又勾起嘴角，实现从夏远的脸上移开，漫步目的的不知扫到哪里，就听他懒洋洋的似乎回味着自言自语一般道：“眉眼清冷，却不时显出那么一丝若有似无的冶艳韵致，确有一两分的神似；才思敏捷，辩才出众，更是能文能武，气度间有那么一股子掩不去的傲气和疏狂，想来确也能算得上有那么一两分那人当年的风采。这一两分的神韵，加上一两分的风采，合起来三四分的相似，倒也确说得过去……”

“苏煜！”不等苏煜把话说完，夏远厉声喝道，他终是按耐不住，仿佛被人恶意的挑起了自己掩藏最深、最不欲为人所知的隐秘，将心底那块最疼痛最不堪的伤口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他既疼痛绝望又羞愤暴怒，他像是一头受了伤又被人刺激的凶兽，双眼都迸射出激狂的血光。

苏煜像是完全没注意到他的暴怒，尤嫌不足的继续说道：“只是这样一来又反倒叫人想不明白了，既然仅凭这三四分的相似，便能得到聂陛下十二分的宠信任重，为何当初明明原主就在身边，却竟是被那般对待。”他语速不快，语气也并不激愤，但在说到最后一句话时，那声音里的寒意却似连空气都要被冻结。

而夏远早已面无人色，甚至连眼神都有些恍惚。就在听到那句“明明原主就在身边，却竟是被那般对待”的瞬间，他感到仿佛有千万利刃在划刺自己的心脏，那种难以忍受的剧痛顷刻间压灭了前一刻几乎喷涌而出的怒火。他只觉得五内俱焚，那种一直被他苦苦压抑、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的情绪在胸腔中沸腾。

其实那种情绪早就存在了，早到他都不愿回想的时候，不是他下令屠灭太和宫的时候，不是他软禁那人的时候，不是他下令屠城的时候，不是他彻底将那人免权的时候，不是他宠幸温若柳的时候，不是他架空那人的时候，不是他下令诛灭质子府的时候，不是他迎娶青渊公主的时候，不是他下令诛杀所有起义民众的时候，也不是他大兴文字狱的时候，更早，更早，早在他们第一次离心的时候，早在他第一次不肯将全部的信任交给那人的时候，早在……

可是他不能承认，他不敢承认，他如何能够承认自己后悔了，他如何能够后悔，他如何后悔得起！当他只能从那仅仅三四分相似的身影上去苦苦找寻那些早就消失无踪的昔日风华，当他一步一步亲手将那些自己最珍视最爱重的特质从那人身上一点一点残忍的剥离之后，他就已经没有资格去后悔了。

后悔，只能残忍的逼迫他正视残酷的现实，逼迫他承认因为自己的缘故、他究竟都失去了些什么。那些失去的，那些永远都再不可能回来的，那些无论用什么都无法弥补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亲手造成的。他从一开始就拒绝承认，因为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他们回不去了，他只能用一次又一次更加深重的伤害去掩饰自己的过错，去迫使自己相信自己从未后悔，直至一切都无法挽回。

直至那场大火，烧掉了他这辈子唯一的幸福……

如今，竟然有人在他面前这样恶毒的撕开那道不能碰触的伤口，带着赤裸裸的恶意的喜悦欣赏他的血肉淋漓、嘲笑他伤口的不堪丑陋，而这个人，竟然还是夺走了他生命中至宝的人！这人竟敢在他面前炫耀那本属于他的至宝，在那本就血肉模糊的伤口上再狠狠地补刀！

夏远双眼赤红，恶狠狠的瞪视着眼前的男人，几乎克制不住冲上去将对方撕碎的冲动。

“呵，你那捧在掌心里的叶丞相好生了不起啊，可是在我看来，现在的他连当年风允诺的十之六七都不及，你可曾见过少年时风允诺，我晔华过最年轻英武的相卿，我从未见过那般意气风发、桀骜不驯的人，那才是真正的绝代风华！他曾与我比肩而立，为我打江山、平内乱，他曾誓要永远追随于我，忠诚于我，我们曾是这世上最豪迈耀眼的君臣。而你呢，你那个时候还在穿开裆裤吧，小孩儿，你见过真正的风允诺么，你以为现在的那个叶长风是真正的他吗，那不过是一句没有灵魂的躯壳，他立过誓要永生陪伴在我左右，所以他的灵魂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他只有回到我身边，才能重新找回他的灵魂！”

## 战前夜别，笃心交付

又在叶长风的额头印下一计轻吻，苏煜便要起身离开，却突然被一双手勾住了后颈，苏煜吃惊的转回头来，一脸询问的看着叶长风，只见他薄唇轻启，缓慢却清晰的开口说道：“臣愿意完全交付于陛下。”

苏煜愣怔了半晌，终于明白过来叶长风话中的意思，他不可思议的看着身下的男人，眼中浓浓的震惊在看到男人仿佛是在耐心的等待回应后，变成了始料未及的狂喜。

他一把扣住男人的肩膀，甚至有些凶狠。

“叶卿，”他故意以臣唤他，“你可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下一刻，苏煜等来的不是叶长风的回答，而是印上唇角的柔软温热，他几乎在那一瞬便失去了全部的理智和矜持，一手扣住叶长风的后脑，一手紧紧的环上男人紧实的腰身，狂热得几近凶狠的回应那个原本温和的轻吻。

“陛下是臣的君主，陛下想要的，只要臣有，臣都会给，更何况这具身子……”

未说完的话被苏煜打断，他一瞬停下了所有动作，声音顷刻间变得冰冷，仿佛前一刻的热情似火全是幻境，“所以，你愿意给我，只因为我是君，你是臣？”

等待了半晌，叶长风始终只是静静的看着苏煜的眼睛，一瞬也没有偏移视线，但却也没有回答。

苏煜闭了闭眼睛，终于几不可闻的叹了口气，缓缓说道：“我说过的，虽然我很想，而且只想要你，但我不会勉强你，你若是不愿意……”

“能给陛下想要的，臣，万分欢喜。”不待苏煜说完，叶长风突然抢白，见到苏煜愣愣的盯着自己，然后一双眼睛越睁越大，叶长风的两颊不由的泛起淡淡的红云。

从背后紧紧拥着叶长风汗湿的身体，感觉到怀里刚刚释放过的人身体不受控制的轻微抽搐，苏煜在巅峰的快感中简直要迷失自我，他下意识的将手探到怀中人的身下，温柔地包住那软下来的玉茎，手中之物温热湿软，攥在手心里简直令他爱不释手。

## 苍凉漠北，旧人狭路

“你就只因为他是命盘所指的帝君降世，就不惜背弃自己的誓言背叛我，为了助他坐拥江山而对我拔刀相向！？”夏远怒吼道，暴怒的火焰炙烤着他的心脏，让他几乎目眦欲裂，那灼热的目光似乎要将叶长风的灵魂都刺破。

“夏远，你为何至今都不明白。”叶长风垂下眼帘，轻叹了一口气，“并不是我背弃了自己的誓言，而是你让我的誓言无从立足，我也并没有背叛你，只是我的信仰不再牵系于你。当初我为了助你称帝、夺取天下，又何曾顾及过什么命盘天数，只因我相信你是那个足以肩负起天下的千古帝王。”抬头直视夏远逼视的目光，叶长风一字一句认真的说道：“我承认，这整个过程中亦有我自己的私心，是我希望你能够助我成就毕生的抱负，那也是太和宫于我的使命。只是到最后我才发现，原来那一切不过是我的执迷不悟、一错再错，我唯一庆幸的就是，当初我犹疑之际，为了留下一分余地而保下了苏煜的一条性命，终于也为这天下留下了转圜的余地，否则，我便真就成了千古罪人，万劫而不复！”

“你是说，当初辅佐于我，就是罪愧天地，万劫不复！？”夏远已然怒不可遏，他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几乎再难压抑胸中灼灼燃烧的烈焰。

“天命终不可违，是我给了你虚假的帝王幻梦，这是我对不起你，亦是我此生的业障，文字狱中被株连的数千冤魂、起义军中被蒙蔽获诛的数万百姓、席坎城中无辜受戮的数十万城民，这些也尽皆都是我犯下的罪孽，所以，我一身二十余年的武功修为才会毁于一旦，太和宫才会覆灭，而宫中上下老小无一幸免，这都是我的报应，咎由自取，我怨不得他人。”

“哼，”夏远冷哼一声，目光怨毒的开口道：“说来说去，你不过是在怨愤我当年没有采纳你的进言，怨恨我废了你一身的武功修为，怨恨我下令剿灭太和宫、诛杀宫众，什么天命不可违，统统都是借口！”

“不错，我是在怨恨。”叶长风不避不闪的回视夏远的目光，毫不回避的说道：“你毁了我曾经奉若性命的信仰，杀害了我所有的族人亲友，你没有杀我，却几乎摧毁了我所有活下去的支撑，等同剜去我的灵魂，难道我不该怨恨吗！”

“允诺……”夏远只觉得心口像是被重锤狠狠撞击了一下，有那么一瞬甚至喘不上气来，当他看到那双从来都波澜不兴的黑眸里充斥着毫不掩饰的恨意和仿佛带了血杀意时，他体会到了此生前所未有的心慌。他是真的恨他，是真的想要杀了他，他已经不再属于他了，早就不属于，也将不再属于了，他永远失去他了。

怎么可能不后悔自己曾经犯下的错，那是他亲手将他从自己的生命中撕裂出去，所以才会在之后不顾颠覆朝堂、倾覆政权的危险，狠辣斩杀了后宫前朝所有曾经诟陷谋害过风允诺的人，他平复不了失去风允诺的痛苦，平复不了风允诺的死给他带来的绝望，他要用那些人的鲜血去祭奠自己此生唯一的爱人。但他不能承认自己的过错，因为一旦承认了，就意味了承认了是他亲手害死了风允诺，那是他承受不了的事实，他用别人的鲜血冲刷自己的罪孽，蒙蔽自己的双眼，只有这样，他才能够继续走下去。

他要这江山，那是他毕生的愿望，这愿望是风允诺亲手给他的，是他们仅剩的唯一牵绊，他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一定要实现它，那是他对他的承诺，他要用这万里江山来祭奠他的英灵！

可夏远没有想到，风允诺竟然没有死，而这个原本是他连做梦都不敢祈求的事，竟会成为他真正的噩梦。他不再是他的风允诺了，他彻底背弃了他，他成了敌国的丞相，成了他人的辅臣，他为另一个人做所有曾经只是为他一人所做的事，他为了那个人竟然与他为敌！

夏远从来都清楚自己做了些什么，就像他清楚风允诺应该恨他，但当他听到风允诺亲口承认对他怨恨时，他还是如噬雷击，他不能接受他真的恨他，不能接受事情已经无法挽回的事实。

一道清越的声音将夏远从狂乱的思绪中唤回了现实，只见叶长风依旧表情平静，哪怕是方才亲口承认怨恨时也未曾显出分毫情绪的波动，就听他平静的开口：“夏远，你以前就不懂，不管我如何向你进言，你也半分都听不进去，这江山是百姓的江山，天下是黎民的天下，太过深重的杀戮和镇压换不来真正的山河霸权，孽业过重只会离心离德、丧失民心，这个道理你不懂，终究成就不了千秋霸业，成不了千古帝王。”

“我知道是我犯了错，是我当初不该轻信馋臣的妖言，不该见疑于你、疏远于你，不该不听你的劝谏，更不该做下那些无以挽回的事。”眼见着叶长风心止如水，夏远终是彻底慌了心神，他不顾一切的辩解，只为挽回那人的心，“允诺，你回来吧，我不会再让你失望了，我发誓，以后一定会听取你的进言，我会用余生来补偿对你的亏欠。你回来吧，我们还像从前那样，我们一直都是最合拍的一对君臣，我会实现你的理想，我会得到这江山天下。”

风允诺只是摇摇头，毫不动容，“你还是不明白，这天下大势，并非左右于我叶长风之手，天定帝君乃是北辰苏煜，此为天理命数，凡人无法左右，我曾经便是太过轻狂，竟是妄图逆天改命，才会将这天下苍生无辜卷进这灾荒战乱的泥潭，是我愧对苍生，便是用性命也无以偿还。如今所作所为，并非为了报复你对我做的事，不过是为了弥补将曾经犯下的罪孽，将被我扭转的星盘重新归位，还这天下一片清明。如此，我便是万死亦无憾了。”叶长风看着夏远，最后叹了口道：“你我之间，孰对孰错，孰是孰非，是亏欠也好，恩怨也罢，我早就已经看开了，也放下了，陛下，你也该……”

“都是废话！”夏远粗暴的打断了叶长风的话，极其暴躁的说道：“你我那些过往、那些恩怨，哪里是这么容易就能一笔勾销的！我不想信你真的能够忘记，我不相信你真的能够彻底对我忘情，你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叶长风转过头，似乎不愿再做无谓的争辩，他已经很疲倦了，不管是否还记得，也不管是否还爱着，他早已经厌倦了所有这些是非纷扰，如果不是为了赎罪，他其实早就已经没有了存在下去的理由。而如今……叶长风闭了闭眼睛，一个修长挺拔的身影突然出现在脑海里，还有那一抹无比熟悉的温柔宠溺的笑容，他不自觉地弯了弯嘴角，紧紧皱着的眉头也平缓了些。

眼见着叶长风没有任何反应，夏远只觉更是暴躁，在看到他突然流露出的那一丝笑意，突然便觉得连心肝脾肺都被揪扯，脑海中蓦然便出现一个想法，同时也鬼使神差的开了口：“原来如此，说到底，你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天下黎民，你所说的那些都不过是你的借口托辞，你真正的理由其实是那个人对不对！你是为了他才又重新披挂上阵，即使身无武功，也甘愿冒着风险为他亲自领兵。什么天理命数全是废话，你夺这天下，不过是为了让他稳坐江山，甚至不惜自己的性命，你竟能为她做到这一步！”

叶长风毫不退避的回道：“我所做的一切，是为天下黎民，也是为了他。”

夏远一怔，就听叶长风继续说道：“他是我的君主，是我的信仰所系，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护他周全、为他争其所想，他要这天下，我便拼尽所有的为他夺取，为了能让他稳坐江山，我亦可不惜性命。”一字一句都说得异常清晰坚定，听在夏远耳中，却无异于雷电轰鸣。

## 千里疾行，故里魂牵

天气渐冷，加上路途颠簸，叶长风的病情似乎越发的沉重，已经昏昏沉沉的睡了好几天，有时候睁开眼睛，也并非真正清醒过来。就这么半昏半睡中过了几日，夏儿瞧着却是越发心焦。

这日夏儿刚喂着叶长风喝了药，正要端了碗出去，便听到叶长风迷迷糊糊的声音，听得不甚清楚，这几日他时常这样说些糊话，但夏儿还是凑过去，认真的听。

“……夏尔……”叶长风微微睁开眼睛，漆黑的眼眸却没有焦距，“……现在是哪里……到……颢京了么……”

夏儿一听，心中便是一紧，这样昏昏沉沉的连意识都不清楚，却还一心惦记着回颢京，只是，结果注定又要叫他失望了。

“没呢，公子，咱们昨晚刚过柳门关，这会正在祁州境内呢。”夏儿给叶长风掖了掖被角，又劝道：“公子你别着急，咱们已经在日夜兼程，一定能很快回到颢京的。”

“……祁州，祁州……”叶长风皱起了眉头，对不上焦距的眼睛里迷惑而苦恼的神色，似乎在琢磨什么，却如何也想不清楚，“……祁州……是哪……”

夏儿垂下眼帘，心中不知是个什么滋味，北辰全境六十三省、七十八郡，公子莫不烂熟于心，甚至每一寸河流山川都在他的胸腹之中，他对北辰的用心，是甚至连所有那些成日把江山社稷挂在嘴边的腐儒们加在一起都比不上的。然而此时，他竟然连西北最重要的门户之省祁州都想不起来了，病至如此，却只心心念念的想着回颢京……

夏儿使劲闭了闭眼睛，咽下口中苦涩，尽量克制着声音，出口时却仍是带了哽咽：“祁州是入京之前最后一个大省了，按照咱们现下的速度，大概最快还有半月变成到颢京了。”

“……半月……”叶长风反应了好一会，终于又皱了皱眉，苍白的脸上露出明显的焦虑之色，“……太长了……太长……我等不了那么……”

“公子！”夏儿低低的叫了一声，眼泪已经遏制不住的滑落下来，她紧紧攥着放在膝上的双手，压抑着剧烈起伏的胸口，“您既是等不了了，那为何至今不允任何人往京中传信，为何至今都不让陛下知道您病重的消息！咱们先行的车队已经在尽可能快地赶路，如此你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我们哪里还敢提速？”颤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夏儿觉得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压抑，自己也已经快到极限了。

“公子，”她隔着被子一把握住风允诺靠榻边的手臂，“既然咱们的车队已经不能更快了，那为何不让出京来寻咱们呢，两边同时赶路的话，时间不是至少能缩短一倍吗？”

夏儿分明地感觉到被子下的身体震动了一下，那双仍有无法对焦的眼睛一瞬间似乎闪动出光芒，然而还没等夏儿心下欢喜，那双眼睛已经又黯淡了下去，只见叶长风似喃喃自语般念叨着：“……不成，不成的……如今朝局不稳，陛下若是……贸然出京……恐怕襄王会有动作……”

“您都这样了啊！”夏儿几乎要不管不顾的喊出来，这个人，这个人怎么能做到这一步！明明已经神志迷糊得连祁州都记不得了，可为何偏偏就是还记得什么朝局，什么襄王！明明自己已经病得连人都不认识了，可为何偏偏就是还要为那个人殚精竭虑！那分明是下意识的举动，前一刻明明还充满了期待的，下一刻竟就那样生生扼断了自己本心的渴望，是怎样的执念，才能让一个几乎神志溃散的人做出有违本性的事！

“您都这样了啊……”夏儿的泪水早已经模糊了她的视线，她看不清他的表情，所以终于可以说出自己心里的话：“您不是已经做了最妥善的安排了么，您不是已经所有能考虑到的细节都作了布置了么？你已经为他做了那么多，如今只是希望能在最后见上他一面，难道，连这点愿望他都不能为你达成么！”

也不知是触动了哪处心弦，叶长风一直没有焦距的眼睛竟然显出一丝清明来，他直直的看着车顶，视线却落不到实处，口中喃喃道：“……见上一面……呵，将死之人，有什么可见的……”

“公子，你要是不愿告诉他，那么夏儿去！我不能看着公子您这样……”

“不行！”突然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叶长风一把抓住夏儿将要抽离的手，似乎眼睛看不清楚，碰到之后便紧紧的抓着不肯稍放，那双眼睛分明连夏儿的脸也看不清，却还是直直的看向她，虚弱的声音夹带着喘息，却不容置喙：“不许去！……他若是……知道我此刻情形，定然……会即刻出京……如今京中形势，不容有失……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保他所图所谋万无一失……不能因为我……”

叶长风有些激动起来，竟试图撑起自己的身体，然而只离床寸许便又颓然倒下，夏儿吓了一大跳，赶紧上前扶住，他顺势紧紧扯住她的衣袖，漆黑的双眸竟是自他昏迷期未有过的清明，“你且当我早已死在那莫北战场之上……如今拖着这具残躯，不过为了了却一桩心事……倘若幸能如愿……那便是我叶长风向苍天偷来的福分……若是不成……若是不成……”他突然放开了夏儿的衣袖，仿佛徒然间耗尽了最后攒起的那一点力气，颓然瘫靠在夏儿怀里。

叶长风胸口虚弱却急促地起伏着，惨白如纸的脸加上浮上些不正常的潮红，他茫然地看着车顶，视线又变得涣散，仿佛刚才的那一段话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生命力，只是机械地低喃道：“……若是不成……那便是……命……”

夏儿看着他闭上眼睛又昏睡过去，眼中神情复杂。

软塌上的人已经又昏昏沉沉的睡去，似乎睡梦中也不甚安稳，双眉紧蹙着，苍白得近乎透明的脸上始终蒙着一层灰黯之气。

夏儿跪坐在榻边，不敢再看那张毫无生气的面孔，再也忍耐不得，捂着嘴低低的抽泣。那是她伺候服侍了半辈子的人，是她誓要照顾一生一世的人，是她今生最爱重的人，是她的公子。从风允诺到叶长风，她见过他的恣意不羁，他的风华狂傲，也见过他的失意愁苦，他的隐忍内敛，可无论怎样变迁，他始终是活生生的，然而如今这个躺在病榻之上，几无半点生气的人，她根本无法相信这是她的公子。

随行的老军医坐在榻旁，见此情景亦是心中悲凉，经此大战，相处数月，他自是见识到这人的才华风骨，倾佩于他这般年岁便有的智计和城府，而那一腔战意和执着，更连他这随军几十年的老人都难以不为之动容，是怎样的信念，才能撑着那样病弱的身体，打下那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战役？而又是怎样的执着，才使得这人拼着最后一息也要苦苦煎熬？

“大人这是撑着最后一口气，要回去见陛下最后一面呐……”秦全已是再也说不下去，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当初是苏煜放心不下，要将自己身边的贴身内侍放在叶长风身边照顾，叶长风已有夏儿随行，因而本是拒绝，然而拗不过皇帝的坚持，终于还是带上了秦全。这一路走来，秦全震惊的发现叶长风早已身染重疾，本欲回报苏煜，却被叶长风坚决拦下，如今，已经发展到这般田地，就是想回报也已经太晚了。

身为苏煜身边的大总管，皇帝和叶丞相之间的关系，旁人不知，秦全却是一清二楚，看着他们一路走来，对于这二人之间的感情，他除了心酸感慨，便是衷心祈求着能够顺顺利利终成正果，然而哪里料得到，兜兜转转一大圈，到头来竟然是这样的结局……

秦全甚至不敢想象，苏煜最终得知真相会有怎样的反应，当他看到叶丞相这般形容回到颢京会有怎样的反应，而如果，他赶不及见叶丞相的最后一面……

秦全慌忙地摇了摇头，这种假设连光是想一想都让他心惊。

这一日八月十五，先行的车队终究还是没能在中秋之前赶到颢京。

这天中午叶长风从连续几天的昏睡中清醒过来，还难得的精神不错。不乐意一直在榻上躺着，连着睡了几天都没动一下，身上都酸疼得紧，于是便让夏儿给在身后垫了好几个靠枕，又拿了厚实的绒衣裹好，于是斜靠在榻上，安静的看着夏儿忙碌，听她说一些自己昏睡的时候发生的趣事。

就这样半天的时间过得很快，傍晚的时候，魏军医送来汤药，夏儿伺候着叶长风喝了药又吃了一小碗素粥，便想着安顿他歇下了。照理说坐了一下午，按着叶长风现下的身体，其实早就应该累了，但是他偏就不愿睡下，坚持着再坐一会。

叶长风的身体已经虚弱得无力支撑自己，只有半靠在夏儿怀子，才不至于滑下去。

“夏儿，”叶长风轻声说道，长久不说话使得他的声音有些干涩，“去把窗子打开。”

“公子，外头风大，您的身体受不住，而且这大晚上的，外头有什么可看的，您要开窗做什么？”夏儿帮风允诺掖了掖被角，随口说着，并没有打算照做的样子。

“去打开吧，就开一点，不碍事的，我想看看，咳咳……”叶长风却是很坚持，一时说了不少话，便又是一阵急咳，夏儿赶紧拍抚他的胸口帮他顺气，倒是被他轻轻拍了拍手背给制止了，“不碍事，咳咳……”待气息平复了些，叶长风还是坚持道：“咳咳，打开吧，今晚是十五啊，外头应是月盈了吧，我想看看。”

夏儿本还想拒绝，却在对上那双漆黑的深眸时再说不出话来，由于方才的一阵咳嗽，此时这双深邃的眼眸中似盛了点点星光，只是那眼神，夏儿看不懂，却知道那眼神撞入视线时心底的那阵酸楚叫做心痛。虽然明知道公子的要求对他的身体无益，却怎样也再说不出拒绝的话来，那又如何呢，都已是到了这个地步，连这样小小的要求却也不能实现么……

夏儿不再多话，转身从小柜里取出加厚的貂绒披风，小心的为叶长风裹在身上，一切整理妥当了才去将马车的窗户从上面开了一小半，从叶长风的角度倒是正好能看到月亮。

今夜的月亮圆了，却还没到最圆的时候，难得的是天朗无云，一轮圆月便将银色的月光洒将下来，似乎夜也不是那么黑沉了。

叶长风靠在夏儿怀里，出神地看着窗外的那一轮圆月，安静得好像睡着了一样。

“夏儿，”耳边突然响起叶长风轻弱的声音，夏儿稍微俯下身，就听他接着说道：“他此时是否也在看着这轮圆月呢？该是在看着的吧，怎么说也是中秋……”后面的话更小声了，仿佛只是在呢喃：“这样很好，看着的是同一个月亮，就好像，人也在一处一样……”

夏儿突然便觉得鼻头有些泛酸，想说一句“陛下必定也在看着月亮想念您呢”，却不知怎的哽住了说不不来，这时候就听到叶长风又缓缓的说道：

“夏儿，你说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太过贪心了呢……”虽然叫着夏儿，却也不知道这话究竟是对着旁人还是对着自己说的，只是叶长风一脸平静的看着窗外的月亮，又似乎只随口说这些不过大脑的话，“其实，早在出征之前，我便已经将一切都安排好了，所有的准备，都是为着我不在了以后的朝局筹谋，所有的一切，都是预备着我这一仗，只有离时，却无归期……”他说得很慢，语气也平静得出奇，然而在夏儿听来已是说不出的心惊，她似乎可以想见他此刻的心情，却不明白他是如何这样平静地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这时候，叶长风脸上慢慢的浮起一抹淡淡的笑意，却极温柔，竟是比那从窗外泻进来月光更加缱绻，“在临别前的那天晚上，我把自己最后能给他的，完完全全的都给了他，当时便是想着，既然这一别便再无相见之日，总不好教他到底还留着什么遗憾才是……”说着，他兀自又笑起来，然而这一笑却已是缱绻尽祛，只余哀伤，依旧是平静的面容，只那一双如墨的黑眸，其中的伤痛与不舍，亦如墨般浓稠。

“可是为什么呢，”苍白的嘴角微微牵出一丝苦笑，“既然早己料到了结局，才做下了之前那么多的安排……分明早就知道会是这般结局的，早就知道的……可是……”叶长风的情绪似乎有些失控，连气息也急促起来，夏儿一惊，连忙就要俯身查看，却突然被他一把紧紧的揪住了袖口，手上没有力气，却还那样拼命的揪着，本就没有血色的手背这时候惨白得近乎透明。

夏儿慌忙看向叶长风，却在对上他的双眼时怔住了，她从来没有从这个男人的脸上见到过这样的神情，哪怕是在他最失意最痛苦的那段被幽禁的时期，这个男人从出生的最初起，就注定了一世的孤傲和强势，他不会向任何人事低头，甚至天命、生死，亦不能让他就范。然而此刻，她究竟看到了什么，那样哀伤绝望的眼神，那样疯狂的无助，那样卑微的乞求，她甚至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人就是自己跟随了二十几年的公子。

叶长风似乎极度疲惫的闭上眼睛，掩去了那满眼的狼狈，却是无论如何也掩不掉那些疯狂滋长的痛楚，再开口时声音已经喑哑得难以辨认，似乎没说一个字都会令他难以呼吸，可他却仍是拼命的想要说话，仿佛如果那些话不说出来，那具早已经虚弱不堪的身体就再也无力承受它们的重量。

“可是为什么，我好想再见他一面，好想再见他最后一面，哪怕一眼也好……夏儿，夏儿，我是不是太贪心了，明明知道结果的，却还是不甘心……”叶长风的声音已经有些断断续续，胸口的窒闷让他的每一句话都说得无比艰难，可他却像是着了魔般不肯停下，“……我害怕了，夏儿，我从未如此害怕过，我曾经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畏惧生死，可是现在，我害怕，我害怕啊，夏儿，我真的好怕，我怕自己要是撑不下去，怕我最终仍是来不及见他最后一面，我……我怕……”他不得不停下来，因为越来越急促的喘息让他的声音无以为继，攥着夏儿袖口的手不受控制的颤抖着。

夏儿下意识用双手紧紧的握住那一只修长冰冷的手，只觉得那只原本线条柔和的手，如今已经骨骼嶙峋。

叶长风喘了好一会才稍微平息下来，苍白的额头上已经布了密密的一层细汗，再睁开眼时，他的情绪似乎平静了许多，只是那些遍布眼中的淡红血丝仍不依不饶的泄露了他的脆弱和无助。他又转眼看向窗外的月亮，视线却又似乎根本没有落在任何地方，仿佛只是看着一片虚无出神。

“……我贪心了一辈子，总是去肖想那些自己不配拥有的东西，所以到头来，那些我痴心妄想的东西，我一件也没有得到……”他轻轻扯了扯唇角，不够形成笑容，却已经足够嘲讽，“我是真的以为自己已经学乖了，不再贪心了，可现在，我却又开始贪心，我忍不住的在想，或许，我这条命真的可以撑着回到颢京，可以撑到再跟他见上一面，或许，我甚至还能再跟他说上两三句话……呵呵……”他低低的笑起来，眼角却有些光亮在闪动，“可我又想，既然曾经所有的那些贪心妄想都成了泡影，那么这一回的，又为什么就会实现呢……”

“会的！”夏儿终于再也忍耐不住，那两个字几乎是先于意识的冲口而出，她盯着叶长风有些怔忪的眼睛，无比认真的说道：“会实现的，公子您一定能回到颢京，一定能见到陛下，因为这些都不是痴心妄想，不是连魏军医都说公子您这几日见着，气色比之前好么？您一定要放宽心呐，可千万别再胡思乱想了。”

“呵呵，是吗……”叶长风很轻的笑了一下，慢慢松开了夏儿大袖口，手指有些发酸，他轻轻试着动了动，然后看着自己的手指，似乎有些恍神，“……我只求这最后一件，其他所有的那些，痴念也好，贪心也罢，我统统都不要了，只这最后一件，哪怕真是妄想，我也要挣上一回，纵使敌不过天命，也要……挣上一回……”

夏儿搂着叶长风，看着他渐渐因体力不支而又昏睡过去，静静的凝视着那张被深深镌刻在心里的面容，这张脸此刻那么苍白，那么安静，似乎不久前的那些激烈的情绪都不过是她自己幻想出来的。手不由自主的便抚上那张苍白的脸，小心翼翼的拂开额前的碎发，纤细的指尖轻柔而缓慢的细细描摹着那张脸的轮廓，一分一毫也不愿错过。

指尖描过平凡的面容，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另一副面孔：隽秀的眉宇，狭长的眼睛，俊挺的鼻梁，柔润的薄唇……很是端方温润的一张脸，尽管没有特别出挑的地方，可就是配上这么一个人，他的一颦一笑便都使得这并不格外出众的面容显得极为魅惑，叫人过目难忘。就算是如今这张在普通也没有的面孔，只要配上这个人的神韵，便是在没有比得上的风华。

夏儿有时候会想，即使公子的形容普通到令人过眼即忘，自己也是一辈子忘不掉的，这是她此生最爱重的人，也是她如今唯一的亲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是要永远的离开了。怎么可能不伤悲呢，她简直伤悲得几乎崩溃，可是，比起公子来，这点伤悲到底又成了不算什么的东西。她看着公子一路荆棘的走来，所有的伤痛和怨愤、感动和喜悦，她纵然没有资格参与，却也感同身受。她知道公子心中所想所念，也从不奢求他能多看自己一眼，只要能一直待在他身边，照顾他的生活，她就已经心满意足，只不过……恐怕这样简单的愿望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不过其实夏儿也并不十分绝望，她知道即使公子不在了，自己还是能够去为他守墓的，这样终归也还是待在他身边，直到自己也老去，最终离开尘世。

叶长风终究还是受了风寒，于是这一昏睡便是一直都没有要醒过来的迹象，魏军医终日只能不停的摇头，对于叶长风的身体状况，他似乎也已经无能为力。

“大人的身子，估计……”老医者黯然地摇了摇头，“也就这两天了。”

## 此生无憾，唯伤离别

这几日，夏儿总是习惯性的往回京的路上张望，随行的护卫见了，知道她心中焦急，便也会出言安慰。

叶长风在军中积威甚重，亦深受将士们爱戴，他虽然不能武功，但兵法谋略、机变智计，运筹于帷幄，无人能出其右，再者他行事周密，处事治军颇有手段，虽然人看上去文弱，行事气度确实彪悍狠辣，举手投足间的风采气派，那种仿佛是从骨髓里带出来杀伐之气，甚至让不少老将都觉得那必是曾经马上驰骋过的铁血男儿。军中原本有些不符他年轻文弱的老将和刺头，在见识过叶长风的能耐之后，最后也都甘愿臣服。如今看到这样一个风华绝代的人物，只能每日昏睡榻上，靠着无数的汤药吊着性命，他们这些沙场上来去惯了的热血汉子，都不免心生悲叹。

所以看到叶长风身边的贴身女婢忧心焦躁，便都不由的出言安慰：

“夏姑娘莫要太过忧心了，以咱们现下的速度，入冬之前定是能回到颢京的。”

“是啊，夏姑娘便是再心急，从这里往前，也是望不到颢京的城墙的。”

“谢谢各位大哥关心了，”夏儿谦婉的道谢，眼睛却还是望着前路，“我只是担心我家公子的身子……”

“大人吉人自有天相，定会好起来的。”

“是啊，在下从军数十年，什么样的硬汉没见过，却也从没见过大人那般心志坚忍的，那样的人物哪有那么容易倒下的。”

……

夏儿自是知道众人好意，但公子的身体状况，只有她在内的寥寥几人清楚，虽是好言好语的听在耳里，心中却是更觉得酸楚难耐。

虽然魏军医想尽了办法为叶长风保住气脉，甚至不惜下了猛药，然而叶长风的身体还是在以看得见的速度迅速虚弱下去，即使有时短暂的清醒过来，眼睛也已经不怎么看得见了，后来便开始咳血，甚至有一次突然就没了脉搏，吓得夏儿几乎崩溃。后来被魏军医施针放血下了狠药，才将他又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但从那之后，夏儿望着回京前路的次数更加频繁起来。

魏军医已经不再下任何诊断结论了，因为谁都知道，躺在榻上的男人随时都可能停止呼吸，如今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做徒劳的拖延，而这种拖延还能做多久，没有人知道，因为每一次都可能是最后一次。

就算是当即快马疾行，要回到颢京也还须五日，现在已经没有人还抱着侥幸，觉得榻上昏迷着的男人能活着回到颢京了，大家只是在等，在等那个所有人都心知肚明，马上就到到来的终结。

这一天，天气难得的晴好，夏儿照常在马车里整理，听到那声“夏儿”的轻唤时，她刚给碳炉换上新碳，正在用魏军医配好的草药熏蒸车厢。

夏儿本能般的回过头，就看见叶长风正微微偏过头，静静的看着她，见到她回头，便轻轻露出一抹浅淡的微笑，又唤了一声：“夏儿。”

“公子。”夏儿赶紧走到榻前，不知为何，她的手不受控制地轻颤，公子醒了，本该是值得高兴的事，可她却感到心慌，前所未有的心慌，就在她看到公子露出那抹微笑的瞬间，她甚至下意识的想要闭上眼睛，她排斥这样的好转，突如其来得就如同……回光返照。

“夏儿，”根本没去理会夏儿的反常，叶长风声音平静的道：“让他们把车停下来吧。”

“停下来？为什么？”夏儿一惊，心脏不自觉地缩紧，“今天天气很好，马车走得比往日都要快啊。”

“没关系，让他们停下来吧。”叶长风的声音很温和，但语气里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坚持，他不会再说第三遍，事情必须按他说的做。

夏儿几乎是神魂不属的下了马车，那种心慌即使在远离了马车之后仍然没有半点平复。她找到负责车队领队的少将左楠，跟他传达了叶长风的命令，虽然也觉得疑惑，但毕竟是军人出身，又曾被叶长风的军纪调教，对他的命令无条件执行。

原本雷打不动日夜兼程的车队突然之间停了下来，众人都很是疑惑，魏军医以为是叶长风突然出了状况，连鞋也没来得及穿好便匆匆跑了过来，见夏儿正要返回车上，便急忙过来询问。

“夏儿姑娘，可是大人的病情……”

“不是，公子他刚刚醒了，而且……精神很好。”

魏军医的脸色变了变，似乎也感觉到什么，却没再说话。夏儿见他无话，便行了个礼，反身回了车上。

见到夏儿回来，叶长风微笑道：“你不是说今天天气很好么，我想出去透透气，在这车里闷得久了，浑身都不自在。”

这回夏儿没再反对，当即开始着手准备，去除加厚的绒衣、毛毯和靠枕，然后命人去取来了事先备好的轮椅。

叶长风被左楠从马车上抱下来，坐进垫了厚厚一层貂皮的轮椅，让夏儿推着他到了一处离车队较远、阳光暖融的空地上，其他人被命令留在原处，自行休息。

叶长风安静的坐在轮椅里，阳光照射在他身上，似乎给他的周身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边，他闭着眼睛，浓密纤长的睫毛微微的颤动着，仿佛美丽却脆弱的蝴蝶。

夏儿大目光又不由自主的移到了通往颢京的官道上，口中似在呢喃：“公子，为什么不继续走了呢？或许再有两日，或许一日……”

“没有或许了……”叶长风轻声打断了夏儿的话，他慢慢的睁开眼睛，深邃的黑眸中幽光流转，或许哀伤，却也已经淡然，“还没到邵裕关吧，就算立即骑上快马，也还得两日才能回到颢京，更何况是车队。就算真如你所说仅需再有一两日，我也是不成啦。”他微笑起来，似乎心情难得的平静安宁。

“怎会不成？明明都已经坚持了那么久，马上就要……”夏儿突然哽住了，她不知道该怎么把话接下去，因为她心里其实很清楚，哪怕再多一刻，那也是偷来的时间，他们每个人早就开始为那一刻准备着，或许原本就没有什么“马上就要”。

“呵呵，夏儿啊，到底是离开太和宫久了，你竟是连太和宫有占星卜命之能都忘记了么？”叶长风似乎有些疲倦，又合上了眼睛，只是唇角仍然带着笑意，“……就在今日了……就算回不到颢京，我总还是要最后再晒晒太阳的，有这样好的天气，老天待我不薄。”

夏儿张了张嘴，却已经说不出话来，她明白的，就在今日了……

日光晴好，微风和煦，叶长风安静的坐在轮椅里，像是睡着了一样。这种时候，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夜色已经渐渐笼罩下来，不显得阴诡，倒有一种难言的宁静。

夏儿一直安静地陪在一旁，只看着叶长风的睡颜，仿佛要将那张脸深深的刻进脑海里。

这时候，一直一动不动的男人突然轻启了薄唇，声音轻得如同夜里扶过草尖的微风，“终于还是又一场妄想啊……”他轻轻的笑了笑，似乎只是在对自己说着：“没关系……没关系，这不是原本就预计到的结果么，没有任何超出预料的，这样很好……这样很好……”

夜色渐渐浓了，男人安静的坐在轮椅里，仿佛要融进夜色中一般，夏儿不知为何突然就觉得，公子好像随时都会消失一样，再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留住他。

夜风拂动着叶长风额前的碎发，那张苍白的面容显出些脆弱来，但此时却也显得极其平静。他闭着眼睛，静静的听着耳边微微的风声和时不常响起的几声虫鸣，他想，自己这一生终于还是要走到尽头了，不太愿意再多去回顾什么，所有那些过去的，无论是喜是悲，是成是败，终究都成了过眼云烟，那些他曾经怎么也想不通、无论如何也放不下的，那些他曾经以为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的东西，现在竟然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原来，有些自己认为的执着，到头来也不过如此，不是人心善变，而是终究没有明白什么才是自己身正想要的。

而如今，当叶长风的心真正再也生不出波澜的时候，唯一出现在脑海里的，却竟然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甚至连相貌也看不清楚。他一时辨不出那个身影是谁，想了半天也不得要领，索性也就不再想了，终归在最后也不是自己一个人，他到底还是满意的。其实，这样也很好，已经很好。

这样很好……

草丛里的虫鸣声似乎有些变调，仔细听着又貌似是夹杂了什么别的声音，再听听却又发现那是从远处传过来的，由远及近、由小变大的声音，是马蹄声。

叶长风的心脏似乎很轻微的颤了颤，又似乎并没有什么动静，他觉得很累，却还是忍不住开口问：“夏儿，我好像……听到马蹄声……”

没有回应，叶长风想，是自己太虚弱，声音太小了，夏儿怕是没有听到，于是慢慢睁开眼睛，正好对着回京官道的方向。夜色本就黯沉，他的视线也早就不清晰了，模模糊糊间只看到远处的官道上，圆圆的一个黑点由远及近，逐渐看出是个人打马而来。

叶长风在心里“哦”了一声，原来是真有人在骑马，该是路过的旅人，他很疲惫，本该再闭目休息，却不知为何眼睛偏就是闭不上，只直直朝向那个黑影，片刻不离。

他本以为那人骑着马很快就要跑过去了，却眼睁睁的看着那马朝自己的方向奔了过来，最后在里他十来米的地方听了下来。那人似乎急得狠了，马被催得太快，哪怕是已经到了近头也不曾稍减速度，随意最后勒住马缰的时候，那马儿前蹄高扬，身子几乎和地面成了垂直，那嘶鸣声也震耳欲聋。只是叶长风完全没注意到这些，他的目光始终不受控制的追随着马背上的那个身影，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这是为什么。

那个人还不等马儿完全停稳，便利落地翻身下马，动作看起来急迫非常，然而等真正下了马来，却又突然之间停住一动不动了，仿佛双腿被钉在地上一样，他面朝着叶长风，却也看不见他是否正看着他。

就这样过了不知道多久，于叶长风来说，他现在不太能感知时间，他只是固执地望着那个身影，固执的眼睛都不眨一下，似乎是想要认出他来，又似乎只是在发呆。真的不知道过了多久，直到叶长风薄薄的两片嘴唇轻轻的开合了一下，似乎吐出了两个字，但声音估计小得连他自己都没来得及听见就化进风里了。

“……小誉……”

仿佛骤然被触动了开关，叶长风只看到那个身影突然间动了，却根本没看清他是怎么动的，又是怎么就到了自己跟前，他甚至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已经被卷进了一个带着夜间的寒凉，却又炙热得如同火焰的怀抱。

叶长风下意识的深吸了一口气，之后又下意识的屏住了呼吸，他觉得自己的所有感官都同时失灵了，他看不到、听不到、闻不到也感觉不到，但他就是知道那个人搂得他很紧，那样紧，似乎还带着神经质的颤抖，那人将脸埋在他的颈间，深深地呼吸他的味道，他感觉不到，却就是知道那灼热的气息喷洒在他的颈间，烫得几乎灼伤了他的皮肤。

叶长风没有时间的概念，却渐渐的放松了身体，一口气长长的呼出，终于又轻轻的合上了眼睛。下一秒，他就被人整个打横抱了起来，再回神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被放在了马车内的软榻上，身上的狐裘被换成了紧紧裹着的被褥。

他没有睁开眼睛，不知是因为太过疲惫，是因为刚从外面的黑暗中回来而不适应车里的光亮，还是因为……不敢。

细碎而温柔的亲吻就这样落下来，额头、眉梢、眼角、脸颊、下巴……最后落在了那两片苍白的薄唇上，轻柔地辗转，缠绵地舔舐，每一下，都说不出的悱恻旖旎。如此许久，那人似乎已经不满足于这样的浅吻，他伸出舌头，毫不费劲就顶入了男人被舔得湿润柔软的嘴唇，在温暖的口腔中肆意翻搅，尝遍了每一寸土地，然后他越来越不满足，越来越凶猛狂躁，纠缠着那口腔中的另一节软舌，让它无论如何也逃脱不得。

那是个近乎痴狂的吻，夹带着无以名状的惶恐和哀凉、愤怒和绝望，仿佛燎原的大火，要将两个人都焚噬殆尽。

根本用不了多久，叶长风就已经被吻得喘不上起来，无法咽下的津液沿着唇角流到衣领上，他的眼角都泛上湿润，原本毫无血色的脸颊竟是浮上些潮红。

叶长风本就虚弱已极，被那么不管不顾的一通亲吻，当真快要提不上气来，他难受的微微挣动，终于让欺在他身上的人从疯狂的状态中找回了理智，他似乎才想起怀里的人此刻的身体早已经经受不起他这样的蹂躏，他放开了他，让他能顾呼吸，却似乎想想又是不甘心，恶狠狠再一口咬上那人被他吻得红肿的唇，含糊的喃喃，声音抖得听不真切。

“叶长风，”两个字仿佛从牙根里挤出来，带着咬牙切齿般的狠劲，“你真好狠的心肠……对我，你竟能做绝到这个地步，你竟然能绝到这个地步！……”

苏煜怎么回想到，度日如年的一年，他日日在宫中胆战心惊的盼着从漠北发回的战报，终于接到北辰军大胜晔华军的消息，当他以为终于能够放下心中大石而满怀欣喜的等着那人回京，当他把宫里整得鸡飞狗跳只为筹措如何迎接那人回归，当他满脑满心的计划着等那人回来之后两人要一起做的种种事情的时候，竟然收到了那人病重难愈、不久人世的消息！

他已经记不清那时候的感觉了，他甚至不敢去回忆，那不过只会让他再死一次。

那个人，那个他心心念念，几乎恨不得掏了心肺出来的男人，他竟然瞒着他，就连这样的消息竟然也能瞒着他，他打算到什么时候才让他知道，等到他欢天喜地的领着百官出城相迎的时候吗？让他满心欢喜的最后迎来他的灵柩吗！他究竟是有多恨他，竟是连最后一面也不愿给他，最后一面也不给！

“叶长风，”苏煜的声音很轻很温柔，听来却叫人心下生寒，他一手慢慢的抚上叶长风白皙的脖颈，极其温柔的轻轻摩挲，“我简直恨不得掐死你！……叶长风，我真想杀了你，真该杀了你……小叔叔……”

苏煜感到身下的身体轻轻的颤了一下，眼神一黯，俯身吻上方才抚摸过的脖颈，伸出舌头轻轻舔舐，小心地含住那枚圆润的喉结，用鼻尖轻蹭那温热的肌肤，近乎贪婪地呼吸着那人的味道。

一直没有一点动静的叶长风难耐的吞咽了一下，微仰起头，颤抖着慢慢抬起一只手，动作很慢很艰难，却没有半点犹豫，他最后将手掌轻轻的覆在苏煜的后脑，手指轻动，感受着指腹下柔软的发丝。

“……你不该来的……”低沉的声音极低极慢地响起，仿佛耳边的呢喃，又好似一声百味杂陈的叹息。

苏煜身子一震，下一刻便再次吻住了那双薄唇……

“夏儿告诉我，你在军中下了死令，不许任何人将你的病情上传京城，若有违者，按军法处置。夏儿无法，只得动用了你曾经被困晔华皇宫时用来联系老陈的特殊途径，再让老陈辗转给我报信。”苏煜这时候的声音平静，似乎已经平复了心情，只是一双跳动着灼灼火光的深眸一瞬不瞬的盯着榻上的男人。

“果然是她……”叶长风垂下眼帘，轻声叹道。

“所以那晚你才会愿意给我，对不对？”苏煜突然突兀地转了话题，但是他知道叶长风能听得懂，他的语气太过平静，以至于连叶长风也没办法从中听出他真实的情绪。

叶长风没有说话，却抬眼看着他，平静的注视着那双既火热又冰冷的眼睛。

苏煜被看得皱了皱眉，继续说道：“你很早就知道自己的病了吧，出征之前？我登基之前？或者更早？”他突然顿住了话音，似乎想到了什么般蓦然皱紧了眉头，本就因为连日不眠不休的赶路和近乎崩溃的心神而极度憔悴的脸徒然一片惨白，再开口时声音止不住地颤抖：“是那次牢狱之后，你出狱以后就大病了一场，就是从那个时候，对不对！”

苏煜连手都开始颤抖，根本控制不住，叶长风见他这样突然也慌了神，他艰难地动了动手，用一直被苏煜笼在掌心的手反握住他的手，喘息的开口道：“不是……陛下想多了……陛下是否还记得……十几年前的那场大火……那次之后……臣的身子……就已经毁了……”

“但若不是那一次，你本不至于此！”苏煜近乎低吼着打断了叶长风的话，他的胸口剧烈的起伏，脸色惨白比叶长风更甚，“……是我……是我！”

“不是！”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竟然让叶长风爆发出一声低喝，但他也因此喘息不止，额头上迅速密布上一层细汗，皱着眉头显得异常痛苦。

苏煜吓了一跳，赶紧将他搂过来，轻拍他的后背为他顺气，“对不起，小叔叔，对不起，你不要激动，不要吓我！”

“……陛下……臣的病……不……不干陛下的事……”叶长风连喘气都感到疲惫，却还拼命要把话讲完。

“小叔叔……”苏煜把头脸埋在叶长风肩窝里，整个身体都颤抖起来，叶长风听到耳边传来低低的抽泣声，肩头的那一方衣料渐渐便濡湿了。

堂堂北辰王朝的君主，此时却哭得如同一个无助的孩童，他紧紧的抱着怀里的人，仿佛那是他世界里唯一的一段救命的浮木，那是他从小颠沛的人生里出现的第一道亮光，那样夺目的人，曾经稚弱时的他甚至不敢奢求能与他并肩而立，而后来，他竟然彻底拥有了他，从身到心，他给出了他能给的全部。可如今，他却要失去他了，甚至，是他自己亲手造成了如今的局面！

那段牢狱中的折磨对叶长风造成了多大的伤害，没有人能比苏煜更清楚，因为那是他亲手做下的，用他曾经深信不疑的风允诺的罪孽，去惩罚和折磨叶长风的精神和身体。而那个男人，他全盘接受了，因为连他也认为自己是罪有应得，他从来没有因此怨恨过苏煜，他无比坦然的接受他给他带来的所有痛苦。

他一次次强调那不干他的事，可苏煜如何能够接受那样的说辞，那分明就是他的错，他当时怎么能那么残忍，他究竟是如何下得去手！明知道当初将叶长风就会来的时候，那人的身体就已经再经不得折腾，可是他竟然……

苏煜简直恨不得杀了自己，可是那人不会同意，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全他，都是为了他……

蜡烛发出幽暗的光，灯影晃动。

叶长风疲惫的躺在榻上，却坚持睁着眼睛看着苏煜，他神色很平静，慢慢的说着想要最后让他知道的话。

“陛下，臣虽无缘得见这山河平定，四海升平，但臣始终想信，陛下乃天命帝星所归，终将还这苍生黎民一片清明盛世，臣，虽身死而无憾。”那双有些目光涣散的眼睛似复又得几分清明，隐约泪光之中是盈盈的温柔笑意。

叶长风此刻是满足的，因为正如他所说的，他确信苏煜终将成为千古一帝，成就万世锦绣江山，这是他推算出的卦象，亦是他此生最终的执念和救赎，便纵是无法亲眼得见，也终是无憾。

“臣唯一有憾、有愧、有怨之事，是无幸得偿陛下的一番情谊，臣虽心为陛下所属，奈何这副身躯容不得再多几年光景，终究只得辜负……”叶长风深深得看进苏煜的眼睛，千般柔情，万般无奈，最后化作一抹浅淡的笑意，“但臣却是感激上苍，我前尘罪孽太重，本只求穷尽余生之力偿还业债，哪怕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不再敢奢求其他。我叶长风今生何其有幸，不仅得以辅佐一代圣君，更得陛下你真心相待，我虽心中万感愧疚，始终不敢以此罪孽深重之身承你一片深情，但心中却是感激万千，只无颜表露。我何德何能，竟能的上苍如此眷顾，此生本就早已无憾，如今不久人世，却最后竟还能再见上陛下一面，臣真的再无所求。”

叶长风从未如此明白的对苏煜表露过心中感情，这一番话说下来，给苏煜带来的震撼无以言表，他已极辨不出，这番话是让他苦涩的心得到期盼已久的甜蜜，还是让他已经千疮百孔的心更加绝望。

苏煜坐到榻上，小心的将叶长风抱在怀里，让他靠在自己胸口，然后将头抵在他的肩头，在他的耳边轻轻的道：“别再叫我陛下，叫我小誉吧，就像我小时候那样，叫我小誉，好不好？”

“小誉。”叶长风疲惫的闭上眼睛，嘴角却带着笑，“……小誉……”

车里的蜡烛静静的燃了一夜，直到破晓才熄灭。

## 痛闻离世，宿醉寻影

“明明是你用箭射中了我，你怎最后你却死了！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会死了，当年的那场大火你都没死，现在怎么可能就死了！这是你跟那苏煜搞出来的阴谋，是不是！”

风允言依旧仰面躺在床上，双眼仍放空似的看着床顶，只是不知何时，原本因惊吓而剧烈起伏的胸膛已经恢复平缓。他似木然的伸手将身上凌乱的衣服随意扯了扯，跟着慢慢坐起身来，面无表情的看向夏远离开的方向。

房门仍是敞开的，隆冬夜里寒冷的风灌进来，床幔被吹得扬起，风允言几乎衣不遮体，被寒风这样吹着，却什么反应也没有。

看了片刻，风允言依旧面无表情的转过眼，默然的将身体缩到内测床角，双臂抱着膝盖，似乎是想让自己暖和些，却没想过去关上洞开的房门。

翌日，夏远刚从宿醉中起身，便听到允和宫的宫人来报，说风允言最晚受了凉，今晨一早就发了高烧。夏远当即大怒，将前晚允和宫当值的宫人都罚了三十个板子。

宫人们敢怒不敢言，皇帝每次在允和宫留宿，从不许有人在近旁伺候，其实谁人不知那痴傻的风允诺名义上是前皇族神殿太和宫的遗臣，实际上却是皇帝眷养宫中的禁脔，每次说是通宵聆听神谕，事实上都是行那苟且之事。那风允言痴痴傻傻，心智尚不及三岁稚童，且不说不可能通晓神谕，便是旁人将他与皇帝之间的苟且传得尽人皆知，他怕也是懵懂其中。皇帝不许人守夜，也不知是顾及着风允言的心理，还是顾忌着自己的名声。

这其实很微妙，即使这风允言的身份内宫上下都心知肚明，但却是所有人的禁忌，是皇帝的逆鳞。皇帝一方面毫无节制的在允和宫侵犯风允言，一方面又似乎对他表现出一种说不清楚的保护姿态，仿佛那人是神圣不可亵渎的存在，即使是那些名存实亡的名誉。

当然，那风允言其实是不在乎的，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他根本什么都不清楚。但近身伺候的宫人们都知道他的恐惧，显然，和皇帝那样的关系，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

看着那样痴傻懵懂的男人，其实宫人是同情的，可除此之外还能怎样呢？他们连自己都尚且顾全不了。这次便是如此，皇帝夜宿允和宫，自然无人敢在近旁伺候，所以后来皇帝是何时离开的，当值的宫人根本没人知道。直等到第二天清晨，宫人们备好热水到殿外等候时才发现，那殿门一宿没关，而风允言就那样衣衫不整的吹了一夜冷风，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昏迷不醒了。

## 故人重聚，佳酿共饮

“陈兄，经年不见，别来无恙。”那人推掌一礼，略显苍白的脸上绽出一抹和煦爽朗的微笑。

那是种经年旧友久别重逢时的欢愉，那微笑太自然也太生动，仿佛有一种使人心自然而然便变得熨帖的力量，只单单看到那张微笑的脸，陈霁原本心中浓重的疑虑和忐忑便几乎要消失殆尽。他从没这样的叶长风，那是种仿佛从骨子里带出来的神韵风流，又在历经了年岁世事的洗练之后淬生出更卓绝的气韵，似傲物却洒脱，似不羁却沉敛。

叶长风是何许人物，陈霁即使与他真正相处的时日不长，心中却也是分明非常，但那人总有种叫人说不分明的压抑气场，实在于他难掩的才气与机敏甚难相合。而且他虽总是温和有礼，却总让人感到疏离得不敢与之接近，似乎没有人能够看透他心中所想。而此时眼前的这个男人，与其说是那个陈霁印象中是多年前的叶长风，倒不如说让他想起了另外一个人，那个在晔华的历史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的男人，曾经权倾朝野、翻手云雨的相卿风允诺。然而，事实上又有很大差别，风允诺其人，从来桀骜不羁、目下无尘，而眼前这个已经年过而立的男人却有一种让人感到无比踏实的成熟和内敛。

“陈兄啊——”不待陈霁回过神来，叶长风已经大步上前，也不管是否无礼莽撞、不符年纪身份，直接伸展一臂一把就拦住尚在愣神的男人，俨然一副哥儿俩好的模样。

这一举动倒是叫一旁的数人都有些回不过味来，先前那样气度潇洒的推掌成礼，怎地转眼就成了这副市井模样，偏生却是半点也无违和之感。

陈霁也是茫然，还不待他有所反应，就听那热情洋溢地搂着自己的男人就凑在耳边说道：“说起来，陈兄与我相处的时日虽然算不得多长，但是若论结识的时间，咱俩可也称得上是旧年故交了，此番重聚可也算得上是他乡遇故知啊？”

“那是自然，当年陈某就觉与叶兄甚是投缘，本还想多些时日相处切磋，却因当日殿下急于返回故国而未能实现，如今再聚，想来是可得偿所愿。”陈霁性情也是爽朗磊落，听叶长风提起旧时也顿生熟悉亲近之感。

“所以说啊，陈兄对待经年不见的旧时挚交，可不能小气了呀。”叶长风不知何时凑到陈霁耳边，故意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的说道：“我早前就一直听小誉说起，陈兄这府上私藏了几坛陈年的绝品佳酿，可叹叶某一直身居颢京，因而一直也未能一品佳酿，今日恰在陈府，可见叶某终于还是与那杜康颇为有缘，便腆着脸皮也是要向陈兄你讨上一两杯的，陈兄，你看……”

陈霁被他那几乎不带喘气停顿的一溜言语砸得有些懵，前头方才听到有人敢把当今霸主之国的皇帝陛下称作“小誉”，还未缓过神来就又听闻自己多年的那一点私家珍藏不知道几时就被人惦记上了，而且这一惦记还不知惦记了多少年。一时间缓不过劲儿来，只得愣愣的点了头。

倒是那脸皮厚比城墙的男人自是当作主人家应允了，欣然揽着人便往屋里走，完全没把自己当客人，倒像是回了自家府院。一边旁观许久的众人有些已是早便看不下去，默默抬手抚额，心中暗叹，想那陈庄主一世精明，到头也还是栽在这皮厚无赖的手上。只是……这“无赖”究竟何许人也，不说此次霁云山庄罕见的出动大量人手将人接来，就说他那一身的气度和同陈霁非同一般的交情，就足见此人身份必定非同一般。

“陈兄啊，陛下的性子你难道不清楚么？若是让他知道我生还的消息，那么接下来他会如何想必陈兄已然能够想到，依陛下的脾气，试问这天下有何人能劝得住他，就算是我，也没办法。”叶长风慢悠悠的喝了口酒，身体放松的往后靠了靠，双眼微眯，显得有些慵懒，“只是，如今的朝局，绝容不得陛下离开京城，这一点不比我多说，陈兄定也看得清楚，若是他为了见我一意孤行，那么我们之前所做的所有努力都会前功尽弃，莫说是我，想必陈兄也不会甘心吧。”

“陛下自是不能离京，但叶兄你难道也不能回颢京么？”陈霁挑了挑眉，显是觉得叶长风所说不过托词。

“陈兄啊，试问这世间还有谁能比叶某更急于回到颢京！若非不能，便是你这整个霁云山庄，也休想拦得住叶长风！”叶长风的声音并不大，但那话语中凛然威压却叫陈霁一时间心神震动，即使没有更多的解释，他在那一刻也已经相信，眼前这个男人说的是真的，不管是他急切地想要回到颢京却不能，还是整个霁云山庄也拦不住他叶长风一人。

而此时叶长风已经平复下来，他又端起酒杯浅啜了一口，只看着酒杯道：“从我清醒过来，并且彻底弄明白太和宫真隐之术的秘密之后，我就马上检查了自己的身体和神识，然后发现风允言的这具身体被夏远下了缚地之蛊。这是一种相当古老的蛊术，对寄主的身体没有危害，除非……”叶长风顿了顿，捏着酒杯的两只修长的手指加紧了力道，“除非寄主离开被施蛊时所在的地界方圆五百里，一旦离开超过三日，寄主便会血脉逆行而亡。所以啊，且不说我离不开晔华，便是这金陵的地界，我也是不敢踏出半步去啊……”

看着叶长风轻轻摇头叹息，陈霁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道：“既是蛊毒，那可有解毒之法？”

“有。”叶长风干脆的答道，并说：“而且我就知道如何化解，太和宫发源自南疆丛岭之地，在巫蛊之术上的造诣就算不是天下之甲，也少有别家门派能出其右，我虽对此一道不甚兴趣，但少时也曾多有涉猎，更何况，这缚地蛊本就出自太和宫，我便能为自己解毒。”

这本是好消息，但陈霁却没从叶长风的脸上看出多少欣喜来，刚想发问，就听到叶长风继续说道：“只不过，这蛊要彻底清除，需要洗精伐髓，最少也需要一年时间。”

“陈兄可莫要笑话我呀，”叶长风说着笑起来，“死过一次的人，重又活过来，便是前所未有的惜命起来，且不说我不可能为了回去见那人一面就连这缚地蛊的事都抛诸脑后，就是日后有些什么可能危及性命的事，我也是要第一各退出的呐。”

叶长风漫步惊心的说着，陈霁却知道那并非玩笑，正觉好笑无奈之下端起酒杯准备抿上一口，便又听到那微醺的男人又开口道：“这条性命，如今在叶某心中可是金贵得紧啦，我还要留着它，跟我的小誉白头偕老呢。”

“咳咳！……”陈霁险些一口酒呛进肺里，他抬头看那口不遮拦的男人，就见他正对着自己眨眼，一脸得逞的笑意，心中愤愤，最后好不容易捋顺了气，也顾不上心疼自己那被浪费了的美酒，尴尬道：“叶兄真是……心直口快。”

“不过，想到陛下要这样在煎熬中度过一年，难道叶兄你真的舍得？”

叶长风正低头抿酒，闻言只抬起眼睛，那冷冷的眼神让陈霁浑身一僵，就见他唇角突然一勾，冷道：“陈兄这是什么意思？”

陈霁一愣，还没反应过来就听他继续说道：“这一年光景，难不成只有他一人煎熬？我这不也陪着他呢么，他还有什么可不知足的？”说着便一脸毫不在意的喝了一口酒。

陈霁这回已经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了，这个男人，简直比传言中更加放肆不讳。

“噗！”叶长风突然嗤笑出声，接着便在忍不住一般哈哈朗笑起来，还边笑边喘的道：“陈兄，陈兄莫怪，我，我开玩笑的，哈哈……”

在陈霁一脸变幻莫测精彩纷呈的表情下，叶长风终于喘匀了气，嘴角却是怎么也压不下来，“陈兄莫怪，也不知是何缘故，近些时候，我越发的有些少年心性了，真是不该啊哈哈……”

这歉道得甚是没有诚意，不过陈霁倒是并不在意，

## 经年重逢，情难自已

苏煜突然就沉默了，摇摇曳曳的烛光映在他脸上，让他的表情也显得有些模糊恍惚，烛光在他眼中明明灭灭，却似乎什么也映不出来。

过了许久，苏煜才慢慢的开口，声音很轻，似乎害怕惊散了什么：“小叔叔，你不知道，我这几年都是怎么过的……”

他将酒杯放到唇边浅抿了一口，脸上早已经没了之前那明晃晃的喜悦，很平淡，几乎没什么表情，却叫叶长风没来由的心中一阵抽痛，就听他继续说道：“我那时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不想听，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不想想，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空的，就连再说梦之中也无法有片刻能够逃离那种可怕的折磨。”他唇角勾出一段浅笑，却分外苦涩，“有时候我就想，自己是不是就这么废了，因为根本什么都做不了了，可是我又害怕，我怕你会生我的气，呵呵，怕你会生气，可是……”他突然呵呵的笑起来，声音越来越大，气息越来越急促不稳，眼中明灭的烛光显出些不正常的疯狂来，“可是你都没有了，还他妈有谁来生我的气！”

最后一句话几乎是吼出来的，那种压抑的情绪让他克制不住自己般一手扫过桌面，眼看着桌上的碗碟酒盏就要被扫翻到地上，一只修长而有力的手及时扣住了他的手腕。苏煜怔怔地转头，视线移向那握住自己手腕的人的脸，他眼中隐隐透出血丝，情绪似乎还没从方才的激动中恢复，但当他看到那双内敛深沉犹如静水寒潭一般的黑眸时，胸口中那颗躁动不已的心却仿佛顷刻间平静了下来。

叶长风一直盯着苏煜的一举一动，那双大睁的眼睛里满是震惊，即使早就料到了眼前这男子当年会是何种痛苦，但当亲耳听到当事人亲口说出那种绝望和折磨，他还是不可避免的感到了阵阵惊痛，那种犹如心脏都被狠狠扼住的心痛，那种当年在雪地里曾感受过的心痛，让他不受控制的抬手紧紧扣住了左胸心脏的位置。

在苏煜反应过来之前，那只紧紧扣住自己手腕的手一个用力，他便被那股不容反抗的力量带得一个趔趄，再回过神来的时候，自己已经跌入了一个坚实而温暖的怀抱。那人的胸口并不十分强壮厚实，但却足够的结实宽阔，那紧紧环跑着自己的手臂也异常有力，让他有种说不出来的安全感，一如很多很多年前，那个场景已经在记忆中模糊、感觉却被深深印刻在脑海里的怀抱。是的，是那个人的怀抱，他不会记错，他绝对不会认错，这种熟悉的体温、熟悉的气息、熟悉的力度，这种被自己回味过无数遍的感觉，这个曾经是他整个少年时期最珍惜的怀抱，他想，大概会是他一生都最眷恋的所在。

叶长风有力的大手温柔地却紧紧的扣在苏煜的后脑上，将他的头压在自己的胸口，另一只手臂整个环住他的肩膀，将他整个人密密的圈在自己怀里。他抱得那样紧，仿佛要将怀里的人嵌进自己的身体，好让那个人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自己，让他确认自己就在他身边。

“我在，我就在这，我回来了……”叶长风的声音很轻柔，一遍遍的重复着安抚着，仿佛自己怀中环抱着的是最脆弱的珍宝。

“……我有时候想，小叔叔为什么要撇下我一个人，”苏煜的声音里带了明显的哭腔，让他沉厚磁性的声音显出些少年时的稚气，听得叶长风心头颤了颤，更紧的拥住了怀里的人，“我想小叔叔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是不是还没有原谅我那时候犯浑折磨过他，所以也要让我也尝尝那撕心裂肺的滋味……可是我马上觉得自己真混蛋，小叔叔是如何待我的，我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他突然哽咽了，像是被汹涌而至的情绪阻塞了喉咙，再也发不出一丝声音。

叶长风觉得自己的前襟濡湿了，那湿意一点一点地沁进了他的心里，让那里酸胀不已，几乎迫得他呼吸不畅。怀里的人微微颤抖着，最后还是哽咽着出声：“……他是这个世上待我最好的人，是这个世上最疼惜我的人，他怎么会忍心让我伤心难过，怎么会舍得离开我……可我还是害怕呀，我一直不能原谅自己，那件事……是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一件事，却也是永远无法挽回的事，对他造成的伤害……甚至……”他说得断断续续，几乎语不成调，“甚至最后还因为当初留下的病根而……害了他的性命！你叫我怎么承受，怎么承受啊！什么都无法挽回，什么都不能补救，我甚至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没有了……”

“别说了，那不是你的错，我从来未曾怪过你，你知道的，这你是知道的，为什么偏要逼自己这么想！”叶长风语气中带上了怒意，却将手臂拥得更紧了几分。

苏煜却像是完全听不到他说话，仍旧自顾自的喃喃自语：“……你一直希望我能成为统一大陆、受万世敬仰的一代帝皇，为此，你我都牺牲了太多……即使你无法亲眼看到那一天的到来，我也会亲手实现它，我发誓，”他的声音突然振奋，仿佛被灌注了无尽的力量，新年坚不可摧，“要用这江山天下来祭奠你的英灵，我会成为这片大陆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帝王，也会让这整个大陆永远铭记你的名字，我要用最繁华昌盛的时代来书写你一生的荣耀！那是你应得的，也是……我唯一还能为你做的……那是，位置支撑我活着的东西。”

叶长风整个身体颤了颤，脑子里都空了半晌，嘴唇张了张，却最终也没能吐出半个字。

”小叔叔……“苏煜的声音唤回了叶长风的神志，他感到胸口被青年抵住的地方由于对方出声而微微震动得有些发麻，而那人将整个脸都埋在他胸口，声音传来便有些闷闷的，听来就有些撒娇的意味：“你待煜儿到底还是太狠心，你知道煜儿会多难过吧，可你为何还要骗我，让我以为你……你……”最终还是没能说出那个字。

叶长风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道：“我没有骗你，我当时……是真的以为自己会死，而且事实上，”他自嘲地笑了笑，“我当时也确确实实是死了。”话音未落，就感觉到怀里的人明显僵住了身体，他心里泛疼，便轻柔的拍了拍那人的背，继续说道：“只是没有想到，原来太和宫的孪生双子、真隐二体竟是这般用途……”想到弟弟，他的双眼不由得有些暗淡。

## 隔世再见，风流重归

“夏远，你曾经说过，叶长风不是风允诺，他不过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不错，叶长风当然不是你晔华的相卿风允诺，他是我的小叔叔，是我北辰帝国的叶相，至于风允诺，他不是被你亲手逼死的么，他早在八年前的那个夜晚葬身火海，就算失了灵魂，那也是被你亲手毁去的！”

“我记得你还曾问我，是否坚果真正的风允诺，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曾和他有过一面之缘，但那时年纪太幼，除了样貌并不记得其他，但是，你若问我是否见过真正的绝代风华，那么我告诉你，他现在就在我身边！”苏煜说着，身子微侧，让出一个身位，脸上不自觉地露出温柔得如同春水般的笑意，“小叔叔，你在后面听了那么久，不过来见见故人么？”

从苏煜身后缓步走出一个人，身形修长挺拔，一头乌黑长发如同墨缎垂至腰间。

“风允言？”当看到那张无比熟悉的面容，夏远下意识往前迈了一步，但当那个人完全步如视野，他似乎瞬间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定在原地，再难迈出半分，而视线，也再难从那人身上移开分毫。

那人长身玉立，一头如墨长发随风轻摆，端正却并不惊艳的容貌却显出一种惑人的冶艳，一双点漆般的黑眸深邃凌厉，整个人带着一种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桀骜与不羁，就如同生于暗河畔的罂粟。

就在这时，那人唇角微扬，露出一个并不明显的微笑，甚至很多人都不曾注意到，但那一瞬间，夏远却猛然一阵心悸，那不是风允言，不是叶长风，甚至，那也不完全是当年的风允诺！

同样的身形容貌，同样的桀骜恣意，同样的风华绝代，但相比于那时少年的轻狂，眼前的这个已经难过而立却容貌依旧的男人，流露出的更多是一种岁月沉淀出的淡然和时光凝练出的内敛，那前半生经历的种种，或悲或喜，似乎只凝聚成了他眼角几道不明显的细纹，再难在他身上找出其他痕迹。

“你扼杀了他的信仰和希望，而我，找回了他的灵魂，这就是你我之间的不同，也是他最终选择了我的原因。”